

## 本草问答(本草問答)

<目录>

<篇名>叙

内容：余自去冬游于粤省，得遇张君伯龙。天姿英敏、文史淹通、留心世故而不习举业，真达

人也。其父墨园曾膺张香帅保荐循吏，政治劳心，每生疾。伯龙以人子须知医寝，馈方书于今七年前春，其父偶感时证病象危险，群医无策，伯龙极力救治，顿获安全国手之名，一时腾噪。乃益留心医理。与余邂逅便留讲贯，谓余所着中西各种医书于病源治法，固已详矣。而独少本草，未免缺然。余曰：吾所论著已寓药性，且本草业经充拣，何烦再赘？伯龙曰：不然，诸家本草扬厉铺张，几于一药能治百病及遵用之，卒不能治一病者，注失之泛也。又或极意求精，失于穿凿，故托高远难获实效，且其说与黄炎、仲景诸书往往刺谬。若不加辨正，恐古圣之旨不能彰着于天下。近日西医释药每攻中医，适能中中医之弊，而中国医士不能发西人之覆，徒使西药流弊，又增甚于中国本草之祸岂浅鲜哉？甚矣！本草自晋唐以后，

千歧百出，极于纲目，几令人目迷，五色三家注力求深奥，转多晦义，徐灵胎冠绝一时，颇合经旨。惜其时无西人之说未能互证，以注本经。今先生博通西医，参合黄炎仲景之书以折衷于至当，若不将本草发明，其流弊又谁救哉？虽西国异产及新出药品不能尽行论列，但使揭出大义，举一反三，则据此以求，无论中西各药，见于目而尝于口，便可推例以知其性矣，幸毋隐秘不宣。惟先生明以教我，余以伯龙此言甚挚，

\x 大清光绪十九年岁在癸巳仲春月蜀天彭唐宗海容川叙\x

<目录>

<篇名>卷上

内容：\x 受业登州张士让伯龙参\x

\x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着\x

<目录>卷上

<篇名>卷上一

内容：\x 问曰：\x 药者，昆虫土石、草根树皮等物，与人异类，而能治人之病者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天

地只此阴阳二气流行，而成五运（金木水火土为五运），对待而为六气（风寒湿燥火热是也）。人生本天亲地，即秉天地之五运六气以生五脏六腑。凡物虽与人异，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以生，特物得一气之偏，人得天地之全耳。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，又借药物一气之偏，以调吾身之盛衰，而使归于和平，则无病矣！盖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，故神农以

药治病。

\x 问曰：\x 神农尝药，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脏六腑，审别性味，以治百病，可谓精

且详矣！乃近出西洋医法，全凭剖视，谓中国古人未见脏腑，托空配药不足为凭，然欤？否欤？

\x 答曰：\x 不然，西人初创医法，故必剖割方知脏腑，中国古圣定出五脏六腑诸名目，皎然朗着。

何必今日再用剖割之法？当神农时，创立医药，或经剖视，或果圣人洞见脏腑，均不必论，然其定出五脏六腑之名目而实有其物，非亲见脏腑者，不能妄得。谓古之圣人未曾亲见脏腑耶！灵枢经云：五脏六腑可剖而视也。据此经文则知古圣已剖视过来，且西洋剖视只知层折，而不知经脉；只知形迹，而不知气化。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。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，则西洋远不及矣！

\x 问曰：\x 西人谓彼用药全凭试验，中国但分气味以配脏腑，未能试验，不如西法试验之为得也，其说然欤？

\x 答曰：\x 中国经神农尝药，定出形色、气味、主治脏腑百病，丝毫不差、所谓尝药即试验也。历数圣人之审定，盖已详矣！岂待今日始言试验哉？

\x 问曰：\x 辨药之

法，以形色气味分别五行，配合脏腑，主治百病，是诚药理之大端矣！而物理相感又有不在形色气味上论者。譬如珀琥拾芥，磁石引针，阳起石能飞升，蛇畏蜈蚣，蜈蚣畏蟾蜍，蟾蜍畏蛇，相制相畏，均不在形色气味上论，又何故也？

\x 答曰：\x 此以其性为治者也，夫辨药之形色气味，正以考其性也，果得其性，而形色气味之理已赅。故凡辨药，先须辨性。有如磁石，久则化成铁，是铁之母也。

其引针者，同气相求，子来就母也，以药性论之，石属金而铁属水，磁石秉金水之性，而归于肾，故其主治能从肾中吸肺金之气，以归于根。琥珀乃松脂入地所化松，为阳木，其脂乃阳汁也。性能粘合，久则化为凝吸之性。盖其汁外凝，其阳内敛。擦之使热，则阳气外发而其体粘。停擦使冷，则阳气内返而其性收吸。故遇芥则能粘吸也。人身之魂阳也，而藏于肝血阴分之中，与琥珀之阳气敛藏于阴魄之中，更无以异，是以琥珀有安魂定魄之功。西洋化学谓磁石、琥珀内有电气，其能吸引者，皆是电气发力，能收引之也。有阴电，有阳电。凡物中含阳电者，遇有阴电之物即吸；含阴电者，遇有阳电之物即吸。若阴电遇阴电之

物

即相推，阳电遇阳电之物亦相推，其论甚悉！琥珀能拾芥而不能吸铁，磁石能吸铁而不能拾芥，以所含之电气不同也。

然

西人单以气论，犹不如中国

兼以质论，则其理尤为显然。磁石之质类铁，故以类相从而吸铁。琥珀之质能粘，故以质为用而抬芥。辨药性者，所贵体用兼论也。阳起石生于泰山山谷，为云母石之根。其山冬不积雪，夏则生云，积阳上升。故或乘火气而上飞，或随日气而升腾也。凡人病阳气下陷，阳物不举者，用以升举阳气，亦以阳助阳之义而已矣！蛇形长，是秉水气。行则曲折，是秉太气。在辰属巳，在象居北，在星象苍龙。总观于天，知蛇只是水木二气之所生也。蜈蚣生于南方干燥土中而味大辛，是秉燥金之气所生。蛇畏蜈蚣者，金能制木也。蜈蚣畏蟾蜍者，以蟾蜍秉水月之精生于湿地，是秉湿土之气所生，湿能胜燥，故蜈蚣畏蟾蜍也。蟾蜍畏蛇，则又是风能胜湿，木能克土之义。趁此以求，则凡相畏相使相反之理皆可类推。

\x 问曰：\x 物各有性，而其所以成此性者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原其所由生而成此性也，秉阳之气

而生者，其性阳。秉阴之气而生者，其性阴。或秉阴中之阳，或秉阳中之阴。总视其生成以为区别，盖必原一物之终始与乎形色气味之差，分而后能定其性矣。有如人参，或谓其补气属阳，或谓其生津属阴。只因但论气味，而不究人参所由生之理，故不能定其性也。余曾问过关东人并友人姚次梧，游辽东归言之甚详，与纲目所载无异。本草纲目载人参歌曰：“三五加，背阳向阴，若来求我，树相寻。”我所闻者，亦云人参生于辽东树林阴湿之地，又有人种者，亦须在阴林内植之。夫生于阴湿，秉水阴润泽之气也。故味甘而有汁液，发之为三五叶，阳数也。此苗从阴湿中发出，是由阴生阳。故于甘苦阴味之中，饶有一番生阳之气，此气可尝而得之也。人身之元气，由肾水之中以上达于肺，生于阴而出于阳。与人参由阴生阳，同一理也，所以人参大能化气，气化而上，出于口鼻，即是津液。人参生津之理如此，非徒以其味而已。然即以气味论，甘苦中含有生发之气，亦只成为由阴出阳之气味耳。

\x 问曰：\x 人参不生于东南，而生于北方。古生上党，今生辽东、高丽，皆北方也。

此何以

故？

\x 答曰：\x 此正人参所由生之理，不究及此尚难得人参之真性也。盖北方属水，于卦为坎，

坎卦外阴而内阳。人参生于北方，正是阴中之阳也。坎卦为水，天阳之气，皆发于水中。观西人以火煎水，则气出，而气着于物，又复化而为水。知水为气之母，气从水而出矣！人身肾与膀胱属水，水中含阳，化气上行，出于口鼻，则为呼吸；充于皮毛，则为卫气。只此肾与膀胱，水中之阳，化气而充，周者也。故《内经》曰：“膀胱者，洲都之官，气化则能出矣。”此与天地水中含阳，化而为气，以周万物，本属一理。水在五行属北方，人参生于北方，秉水中阳气，故与人参之气化相合，所以大能补气。不独人参为然，凡一切药，皆当原其所生，而后其性可得知矣。夫生于北方，有阴中之阳药，则知生于南方，有阳中之阴药，如朱砂是。人参属水中之阳，丹砂则属火中之阴，丹砂生辰州者，名曰辰砂。世人用硫黄、水银二物锻炼变为赤色，以冒辰砂，又有灵砂，亦用二味炼成，名曰二气砂。皆谓其有补坎填离之功，法本于抱朴子。因抱朴子炼丹砂，服之而仙，后人遂有炉鼎之术。沿袭至今，尚

有辰砂、灵砂两药，均用硫黄、水银二味炼成者也。水银乃石中之阴汁，硫磺乃石中之阳汁。合而锻炼，返水银之阴而尽归于阳，变为纯赤，与丹砂之色无异，但由人力造成。阴返为阳，是阴已尽而阳独存，且有火炼之毒，以之助阳退阴则可，以补阳益阴则不可。不及丹砂，由天地自然熔铸而成，阳中含阴，外露火色，内含水阴。夫造灵砂、辰砂者、须用硫黄、水银二味合锻，乃能变成红色，则知丹砂，亦必具硫黄、水银相合之性，乃变化为纯赤之色也。但丹砂是天地阴阳之气自然锻炼，不假火力，极其神妙，非可以水银、硫磺分论丹砂也。火体之中含有水气，故丹砂能入心益阴以安神。又取水银法，将丹砂烧之即出。既烧之砂脚不足用，以其内之阴汞已走，阳中无阴也。水银有毒，积阴无阳也，要之合硫磺、水银而作灵砂、辰砂，非阳中含阴之性。分水银砂脚为二物，则尤阴阳各异，均非朱砂之本性，惟天地南方离火自然熔成之朱砂，外具火色，内含水阴，合乎离卦外阳内阴之象，离中之阴坎之水也。朱砂火色而内含水银，即离火中含坎水之象，故能补坎之水以填离宫，养血安神，此为第一。此可与人参对勘！人参秉水中之阳而补气，朱砂秉火中之阴而养血。一生北方，一生南方。就此二物，便知南北水火阴阳血气之理矣！夫南北水火，虽非截然究之各有所属。故北方属水，多生气

<目录>卷上

<篇名>卷上二

内容：\x 问曰：\x 黄 或生汉中，或生甘肃，或生山西，或生北口外，令统以北方立论，有理否？

\x 答曰：\x 虽不必截然在北，然其为性，实皆秉北方水中之阳气以生，其主北方立论，则就乎得

气之优者而言，故黄 以北口外产者为佳。盖天地之阳气，均由土下黄泉之水中透出于地面，上于天为云雾，着于物为雨露，交于人为呼吸，只此水中之气而已。人身之阳气，则由肾与膀胱气海之中发出，上循三焦油膜以达于肺，而为呼吸；布于皮毛，而为卫气，亦只此水中之气而已矣。水在五行，以北方为盛，故补气之药皆以北方产者为良。汉中甘肃所产黄 ，根体多实，气不盛而孔道少；山西所产，体略虚松，以气略盛，内有通气之孔道，故略虚松。犹不及北口外所产者，其体极松，以内中行水气之孔道更大，故知其气为更盛。盖黄根长数尺，深入土中，吸引土下黄泉之水，以上生其苗叶，气即水也，引水即是引气，根中虚松窍大者，所引水气极多，故气盛而补气。人身气生于肾，由气海上循油膜而达口鼻，与黄 之气由松窍而上苗叶者无异。 之松窍象人身油膜中亦有通水之松窍油膜者，三焦也，故谓黄 为三焦油膜中药。其能拓里达表，皆取黄 从油膜中，而上行外通之义也。且黄 外皮紫黑水火之间色也，惟其秉水中之阳气，故成此水火之间色。三焦相火水中之阳，名曰少阳。黄 中通象三焦，引水泉之气，以上生苗叶是秉水中之阳而生者也，故有水火之间色，而为三焦之良药，其气类有如是者。 之肉理色黄味甘，土之色

土最深又得土气之浓，所以黄 又大补脾。今人不知身中纲膜是三焦，又不知纲膜上之膏油即是脾之物，不知膜与油相连，又安知黄 补脾土，达三焦之理哉？能知纲膜是三焦，膏油

属脾土，则知黄 归脾经。达三焦之理矣！

\x 问曰：\x 肉桂生于南方，秉地二之火，以入血分固矣。乃仲景肾气丸用之取其化气，而非取其化血，此又何说？

\x 答曰：\x 血无气不行，气无血不

附，气血二字原非判然两端。且其化气乃仲景之妙用，非肉桂之本性也，人身之气，生于肾中一阳，实则借鼻孔吸入之天阳，历心系，引心火下交于肾，然后蒸动肾水，化气上腾，出于口鼻。仲景肾气丸多用地黄、山药、丹皮、茺萸以生水，用苓、泽以利水，然后用桂导心火以下交于水，用附子振肾阳以蒸动其气。肉桂之能化气者，如此，乃仲景善用肉桂之妙。非肉桂自能化气也，若单用肉桂，及合血分药用则多走血分，不是气分之药矣！又如桂枝色赤味辛，亦是人心肝血分之药。而五苓散、桂苓甘草五味汤均取其入膀胱化气，非桂枝自能化气。实因苓泽利水，引桂枝入于水中，以化水为气，与肾气之用肉桂其义相近，不得单言桂枝，便谓其能化气也。至如黄 五物汤治血痹，当归四逆汤治身痛，皆取桂枝温通血脉，可知心火生血。而秉火气者，入于血分乃是一定之理。

\x 问曰：\x 入气分入血分，其理未易明也，请再言之。

\x 答曰：\x 秉于天水而生者入气分，秉于地火而生者入血分。气本于天，味本于地，气浓者入气分，味浓者入血分。入气分者走清窍，入血分者走浊窍。有如大蒜，气之浓者也，故入气分走清窍，上为目眵而下为溺臭。海椒味之浓者也，故入血分走浊窍，上为口舌糜烂而下为大便辣痛。观此二物，即知入气分入血分之辨矣！盖得天水之气而生者，入气分，人参、黄 最显者也。外如泽泻、苡仁生于水而利水，二物同而不同。苡仁生于茎上，则化气下行，引肺阳以达于下。泽泻生于根下，则化气上行，引肾阴以达于上。百合花覆如天之下垂，旋复花滴露而生，本天之清气，故皆入气分，以敛肺降气。钟乳石下垂，象天石又金之体也，故主镇降肺气。蛤蚧生石中，得金水之气，故滋肺金，功专利水，其能定喘者，则以水行则气化，无痰饮以阻之故喘自定。麦冬、天冬秉水阴者，皆能滋肺以清气分。龙乃水中阳物，世所用龙骨系土中石品，非水族也。然既成为龙形，则实本天一水中之阳气而生，既成龙形，又不飞腾。假石以为质，潜藏于土中，是秉天水之阳以归于地下，故能潜纳肾气，收敛心神，皆用其潜纳阳气之义耳。茯苓乃松之精汁流注于根而生，是得天之阳以下返其宅者也。下有茯苓，其松颠上有茯苓苗，名威喜芝。苓在土中，气自能上应于苟，得松之精则有木性，能疏土也。凝土之质，味淡色白，功主渗利，能行水也。其气不连接，自上应于苗，故能化气上行而益气，西人以松香搓发电气，谓松香中电气最多。松香沦入地中，变生茯苓，内含电气，其气上应于苗，亦如电线之相贯而已。然西国只名为阳气。松脂秉阳之精，沦入于地，化为茯苓，阳气所发，遥遥贯注，是生威喜芝，非气化之盛。恶能如是，人身之气乃水中一阳所化，茯苓以质之渗行其水，而气之阳助其化，所以为化气行水之要药。以上所论，皆得天水之阳而生，故皆入气分。其他入血分者，则必得地火之味而生，如当归、川芎是。盖人身之血，是由胃中取汁得心火化赤遂为血，既化为血，乃溢于脉，转枢于胞宫，而肝司之。故凡入血分之药，皆得地火之气味，而兼入肝木。

当归辛苦，是得地火之味，其气微温，得木之性，而质又油润；得地之湿，故能化汁；助心生血，以行于肝。别录本草有谓：“当归过于辛温，行血之功有余，生血之功不足。”不知人身之血是中焦受气取汁，上腾于肺部，入于心，奉心火之化乃变赤色而为血。西医言饮食之汁上肺，至颈会管，遂为红色，下入心房。合观此说，总见奉心火之化，而变为血《内经》所谓心生血者，此也。当归辛苦温烈之气，正所以出心火之化，以其油润生汁，以其辛温助心火之化。其功专生血，更无别药可以比拟也。仲景和血之方无过于温经汤，生血之方无过于复脉汤。温经汤辛温降利，与川芎同功。复脉汤辛温滋润，与当归同功。知心火化液为血，则知复脉汤之生血，并知当归为生血之药也。川芎味更辛苦，得木火之性尤烈，质不柔润，性专走窜，故专主行心肝之血。夫苦者，火之味也，苦而兼辛则性温而有生血之功。若但苦而不辛，则性凉而专，主泄血。红花色赤，自入血分；而味苦，则专能泄血。又凡花性皆主轻扬，上行外走，故红花泄肌肤脉络在外在上之血。丹皮色味亦类红花，而根性下达，与花不同，故主在内及泄中下焦之血。桃花红而仁味苦，皆得地火之性味者也，仁又有生气，故桃仁能破血，亦能生血。茜草色赤味苦根甚长，故下行之力更重，专能降泄行血也。

\x 问曰：\x

若得火味，其入心清火泄血，理可知矣。惟辛味之品是得肺金之味者，乃亦能入血分。如肉桂、桂枝、紫苏、荆芥，此又何说？

\x 答曰：\x 凡药得酸味者，皆得金收之性，得辛味者，皆得

木温之性，此乃五行相反相成之理。心火生血尤赖肝木生火，此是虚则补其母之义，故温肝即是温心。肉桂大辛，则大温，虽得金味，而实成为木火之性，故主人心肝血分，以助血之化源。桂皮尤能上行，张仲景复脉汤用桂枝，取其入心助火以化血也。远志之性亦同桂枝，但桂枝四达，远志则系根体，又极细，但主内入心经以散心中滞血而已。不独草木本火味者入血分，有如马为火畜，故马通亦能降火以行血。枣仁秉火之赤色，故亦入心养血，总见血生于心。大凡得地火之性味者，皆入血分也。

\x 问曰：\x 生地质润，中含水液，阿胶济水煎成，

性本水阴。二药皆能生血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离卦中之阴爻即坎水也，阿胶、生地以水济火，正

是以坎填离，有此阴汁，而后得心火化赤，即为血矣！正《内经》中焦取汁，奉心火变赤为血之理，知血之生化，凡入血分之药从可知矣。

\x 问曰：\x 南北地有不同，所生之药，既有水火血气之分，先生已言之矣。至于东西中央，

岂无异致？何以不论及耶？

\x 答曰：\x 南北水火，其显分者也，况阴阳摩荡，南未尝不得北气，北

未尝不得南气。至于东西循环，中央四达，其气错行，故可不分。然亦有可分别者，如青礞石、化红皮荔枝核，皆秉东方木气者也。或能平肝以行痰，或能散肝以解郁。皆以东方产者，为得木气之全，故此等药广东产者为佳。川贝母、生石膏、桑白皮，皆秉西方金气而生，或利肺降痰，或清金去热，皆以西方产者，为得金气之清，故此等药以川西产者为佳。至于李

用东行根、石榴，用东向者皆取得木气也；侧柏叶皆西指，取用必取西枝，只是取其得金气耳。至于中央备东南西北之四气，而亦有独得中央之气者，如河南居天下之中，则产地黄。人见地黄黑色，不知其未经蒸晒，其色本黄。河南平原土浓水深，故地黄得中央湿土之气而生，内含润泽土之湿也。人徒见地黄蒸成色黑，为能滋肾之阴，而不知其实滋脾阴。《内经》云：脾为阴中之至阴，地黄以湿归脾，脾阴足则肝肾自受其灌溉。山药亦以河南产者为佳，味甘有液，是得土湿之气，功能补脾，亦补脾之阴也。惟山药色白，则得土中之金气，故补脾而兼益肺。地黄能变黑色，实得土中之水气。故润脾而兼滋肾。虽同产一地，而有种类形色之不同，故功亦略异。

<目录>卷上

<篇名>卷上三

内容：\x 问曰：\x 甘草入脾，何以生于甘肃？白术正补脾土，何以不生于河南，而生于浙江？

\x 答曰：\x 此正见

五行之理，不得截然分界。况土旺于四季，是四方皆有土色。白术之生于江浙，必其地饶有土脉，故生白术内含甘润之

油质，可以滋脾之阴，外发辛

香之温性，可以达脾之阳。取温润则用浙产者，以其油浓也，取温燥则用KT 产者，以其较烈也。甘草味正甘入脾胃，守而不走，补中气，和诸药。虽不生于河南中州，而生于极西之甘肃，亦由甘肃地土敦浓，故生甘草。根深者至四五尺，与黄 无异，但黄 中空属气分，是得土中水气，甘草中实纯得土气之浓，故深长且实也。虽生于西，而实得中土之气。总之五行之理，分言则各别方隅，合论则同一太极。

\x 问曰：\x 药有以天时名者，如夏枯草、款冬花，得无以时为治乎？

\x 答曰：\x 然天时者，五行

之流运，阴阳之分见，故凡论药，又当论其生之时，与成之候。虽不尽拘于时，而亦有以时为治者。夏枯草生于冬末，长于三春，是正得水木之气。遇夏则枯者，木当火令则气其退谢，故用以退肝胆经之火。款冬花生于冬月冰雪之中，而花又在根下，乃坎中含阳之象，故能引肺中阳气下行，而为利痰止咳之药。二物皆以时名，皆得其时之妙用也。又如冬虫夏草，《本草》不载，今考其物真为灵品，此物冬至生虫，自春及夏，虫长寸余粗如小指，当夏至前一时犹然虫也。及夏至时，虫忽不见，皆入于土，头上生苗，渐长到秋分后，则苗长三寸，居然草也。此物生于西蕃草地，遍地皆草，莫可识别。秋分后即微雪，采虫草者，看雪中有数寸无雪处，一锄掘起，而虫草即在其中。观其能化雪，则气性纯阳，盖虫为动物，自是阳性，生于冬至，盛阳气也。夏至入土，阳入阴也，其生苗者，则是阳入阴出之象，至灵之品也。故欲补下焦之阳，则单用根，若益上焦之阴，则兼用苗。总显其冬夏二令之气化而已。麦冬、天冬、忍冬、冬青，皆凌冬不凋，感水津之气，故二冬能清肺，金忍冬能清风热，冬青子滋肾，其分别处又以根白者入肝。藤蔓草走经络，冬青子色黑，则入肾滋阴。至于半夏，虽当夏之半，而其根成于秋时，

得燥金辛烈之气味，故主降利水饮，为阳明之药。此又不可循半夏之名，而失其实也。故论药者，或以地论，或以时论，或但以气味论，各就其偏重者，以为主，而药之真性自明。

\x 问曰：\x 药多以味为治，味之甘者则归脾经，乃甘味之药多矣。或正入脾胃，或兼入四脏，

此又何以别之？

\x 答曰：\x 得甘之正味者，正入脾经，若兼苦兼酸兼咸兼辛，则皆甘之间味也，故兼入四脏。甘草纯甘，能补脾之阴，能益胃之阳，或生用，或熟用，或以和百药，固无不宜。黄精甘而多汁，正补脾土之湿。山药色白带酸，故补脾而兼入肝肺。白术甘而苦温，故补脾温土，和肝气以伸脾气也。苍术甘而苦燥，故燥胃去湿。黄味甘而气盛，故补气。荠味甘而有汁，故生津。莲米味甘带涩，其气清香，得水土之气，故补土，以涩精止利。黄实甘味少而涩性多，是得土泽之味少，而得金收之性多，且生水中，是属肾之果也，故用以收涩肾经，及止泻利。苡仁亦生水中，而味极淡，则不补又不涩，则纯于渗利。茯苓亦然，皆以其淡，且不涩也。赤石脂粘涩又味甘，则能填补止泻利。禹余粮是石谷中之土质，甘而微咸，甘能补正以止利，咸能入肾以涩精，皆取其甘，亦用其涩。如不涩而纯甘，如龙眼，则归脾又产炎州，得夏令火气而生，以火生土，故补心兼补脾。使君子仁甘能补脾，而又能杀疳虫者，因气兼香臭，有温烈之性，故服此忌食热茶，犯之即泄，与巴豆之饮热则泻，其意略同。以畜物论，黄牛肉甘温，大补脾胃。羊肉虽甘而有膻气，得木之温，故补脾兼补肝。猪肉虽甘而兼咸味，得水土之寒性矣，故滋脾润肾。人乳味甘本饮食之汁，得肺胃之气化而成，故能润养胃滋生血液，补脾之阴无逾于此。甘松味甘而香烈，故主理脾之气。木香之理气，以其香气归脾而味兼微辛，又得木气之温，力能疏土，且木香，茎五枝五叶五节五皆合脾土之数，故能理脾也。以诸果论大枣，皮红肉黄，皮辛肉甘，得以火生土之性，故纯于补脾胃。梨味甘而含水津，故润脾肺。荔枝生东南，味甘酸，故归脾，与肝而温补。总之味甘皆入脾，又审其所兼之味，以兼入别脏，则主治可得而详矣。

\x 问曰：\x 苦者，火之味也。而味之苦者，均不补火，反能泻火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物极则复阳

极阴生，以卦体论，离火之中爻阴也，是离火中含坎水之象。凡药得火味者，亦即中含水性而能降火，此正水火互根之至理。黄连之味正苦，故正入心经以泻火。栀子味苦象心包，故泻心包络之火。连翘亦象心包，而质轻扬，味微苦，则轻清上达，清心与上焦头目之火。莲子象心，而莲心又在其中，味又极苦，有似离中阴爻，用以清心中之火，最为相合。黄芩味苦，中多虚空有孔道，人身惟三焦是行水气之孔道，主相火。黄芩中空有孔，入三焦而味又苦，故主清相火。胆草、胡黄连，味苦而坚涩，兼水木之性，故皆泻肝胆之木火。惟胆草根多而深细，故泻火并兼降利。胡黄连则守而不走，是宜细别。大黄味苦，形大而气烈，故走脾胃，下火更速。

\x 问曰：\x 泻火之苦药，其色多黄，又何故也？

\x 答曰：\x 黄者土之色，五行之理，

成功者退，火之色红而生土之黄色。是黄者，火之退气所生也。故黄苦之药，皆主退火。若苦味而色不黄，则又有兼性矣。故花粉色白，味苦而有液，则泻火之功轻，而入胃生津之力重。元参色黑味苦而有液，则泻火之功少，而滋肾之功多。丹皮色红味苦，则清心火而行血。青黛色青味苦，则清肝火而熄风。总之得火苦味者，皆得水之寒性。《通明，吾蜀近医多言苦为者，皆得火之燥性，火证反以为忌，不知苦化燥之说，必其兼燥药。如苍术、干姜与黄连同用则燥，生地、白芍与黄连同用，岂能燥哉？况人身六气，热与火各不同。热是气分之热，故清热者，以石膏、花粉为主，以其入气分也。火是血分，故泻火者，必以黄连、黄芩为主，以其入血分也。但知用甘寒而废苦寒，则能清热，不能退火。辨药者，当知此理。

\x 问曰：\x 得苦之火味者，皆得水之寒性，能清火矣，何以艾叶、故纸、巴戟、远志，其味皆苦，而皆能补火，何哉？

\x 答曰：\x 苦之极者，反得水之性。若微苦者，则犹存火之本性，故

补火。故纸、巴戟苦兼辛温，故纸色黑而子坚，则温肾。巴戟色紫而根实，则温肝。远志形极细，故入心，味带苦，亦入心然兼辛温，故补心火。盖有间味者即有间气，不得以纯于苦者论矣！

\x 问曰：\x 辛者，金之味也，金性主收，今考辛味之药，皆主散而不主收，其故何也？

答

曰：凡药气味有体有用，相反而实相成，故得金之味者，皆得木之气，木气上达，所以辛味不主收而主散，木之气温，能去寒木之气，散能去闭。薄荷辛而质轻，气极轻扬，轻则气浮而走皮毛，以散风寒，扬则气升而上头目，去风寒。辛夷花在树梢，其性极升，而味辛气散，故能散脑与鼻间之风寒。荆芥性似薄荷，故能散皮毛，而质味比薄荷略沉，故能入血分，散肌肉。羌活、独活根极深长，得黄泉之水气，而上升生苗，象人身太阳经，秉水中之阳以发于经脉也，味辛气烈故入太阳经，散头顶之风寒。独活尤有黑色，故兼入少阴以达太阳，能散背脊之风寒。细辛形细色黑，故入少阴经，味大辛能温散少阴经之风寒，少阴为寒水之脏，寒则水气上泛，细辛散少阴之寒，故能逐水饮。防风辛而味甘，故入脾，散肌肉之风寒。紫苏色紫入血分，味辛气香能散血分之风寒。苏枝四达，则散四肢。苏梗中空有白膜，则散腹中之气。苏子坚实，则下行而降肺气，以行痰。同一辛味，而有根枝子叶之不同，总视其轻重升降之性，以别其治也。桂枝能散四肢色味同于苏枝，而桂枝较坚实，故桂枝兼能走筋骨。苏枝则但能走肌肉耳，肉桂比枝味更浓，气更凝聚，乃木性之极致大辛则大温，能益心火为以木生火之专药。其实是温肝之品，肝为心之母，虚则补其母也。心肝皆司血分，故肉桂又为温血之要药。仲景肾气丸用之，是接引心肝之火，使归于肾，亦因有附子、熟地、茯苓，使肉桂之性从之入肾，乃善用肉桂之妙，非桂自能入肾也。肉桂、桂枝同是一物，而用不同，是又在分别其浓薄，以为升降。夫得辛味者，皆具木之温性。桂正是木，而恰得温性，故为温肝正药。吴萸、小茴皆得辛温木之气，台乌是草根，自归下焦。小茴香是草子，凡子之性皆主下降，故二药皆能温下焦胞宫与膀胱。吴萸辛而带苦子，性又主下降，故主降

水饮行滞气。故纸、韭子皆色黑而温黑，为肾水之色，子又主沉降，故二物皆能温肾。附子生于根下，与枝叶皮核不同，故不入中上焦，其色纯黑而味辛烈，秉坎中一阳之气所生，单从下焦扶补阳气，极阳极阴，皆有毒。附子之烈，正以其纯是坎阳之性，可以大毒。附子与肉桂之性不同，肉桂是补火，秉于地二之火气者也；附子是助热，热生于水中，是得天水之阳。故附子纯入气分以助阳，为肾与膀胱之药，火锻则无毒，水中之阳毒遇火则散，亦阴阳相引之义。今用盐腌以去毒，使附子之性不全非法也。凡温药，皆秉木气，惟附子是秉水中之阳，为温肾达阳之正药。盖秉木火者，为得地二之火，秉水中之阳，是得天一之阳。

<目录>卷上

<篇名>卷上四

内容：\x 问曰：\x 木之性散，何以味反酸而主收哉？

\x 答曰：\x 此亦相反相成，金木交合之理，得木之

味者，皆得金之性，所以酸味皆主收敛。五味子主咳逆上气，盖气出于脐下胞室气海之中，循冲脉而上入肺，胞室乃肝所司。或肝寒，则胞宫冲脉之气，挟水饮而上冲于肺，以为咳喘，或肝热，则胞宫冲脉之气挟本火而上冲于肺，以为咳喘。五味酸敛肝木，使木气戢而不逆上，则水火二者皆免冲上为病，是酸味入肝，而得金收之性，故有是效。五味子亦微酸而质润，囊大而空，有肺中空虚之象，生于叶间，其性轻浮，故功专敛肺生津。五味子是敛肝以敛肺，以其性味更沉也。五倍子则专主敛肺，以其性味略浮也。罌粟壳亦敛肺，能其酸味不甚，其囊中空有格，象肺与膜膈，故其收涩之性，不遍于入肝，而能入肺以收敛逆气，收止泻利也。白芍为春花之殿，而根微酸，故主能敛肝木，降火行血。山茱萸酸而质润，故专入肝滋养阴血。乌梅极酸，能敛肝木，能化蛔虫，能去肉，皆是以木克土以酸收之之义。观山楂之酸能化肉积，则知乌梅之酸能化蛔虫肉，其理一也。

\x 问曰：\x 凡酸味皆能生津，

此又何说？

\x 答曰：\x 津生于肾而散于肝，木能泄水，子发母气也。酸味引动肝气，故津散出。

\x 问曰：\x 酸主收敛，而酸之极者又能发吐，何也？\x 答曰：\x 辛主升散，而辛之极者，则主温降；

酸主收敛，而酸之极者，则主涌吐。物上极则反下，物下极则反上也。观仲景大小柴胡汤治肝火之吐逆，吴茱萸汤治肝寒之吐逆，知凡吐者，必挟肝木上达之气，乃能发吐。则知导之使吐，亦必引其肝气上行乃能吐也。二矾极酸，变为涩味，酸则收而引津，涩则遏而不流。肝气过急，反而上逆，故发吐也。且胆矾生铜中，有酸木之味，而正得铜中金收之性，金性缓则能平木气而下行，金性急则能遏木气而上吐，金木常变之理可以细参。故吾曰：得木之味者，皆得金之性，阴阳互换惟土之性不换，辨味辨药当详究之。

\x 问曰：\x 如上所论以求之，则咸得水味，当得火之性矣。何以旋复花咸而润降痰火，泽泻

咸而润利湿热，昆布、海藻咸而清肝火，芒硝、寒水石咸而泻脾火，皆得咸之味，具水之本

性，未尝反得火性也？

\x 答曰：\x 味之平者，不离其本性，味之极者，必变其本性。譬如，微苦者有温心火之药，而大苦则反寒，故微咸者，皆秉寒水之气，而大咸则变热。离中有阴，坎中有阳，皆属一定之理。今所问旋复花，味微咸，花黄色，滴露而生，得金之气多，得水之气少，故润利肺金，不得作纯咸论也。昆布、海藻生于水中，味微咸而具草之质，是秉水木寒水石得石之性多，味虽咸而不甚，且此石之山即能生水，流而为泉，是此石纯具水性，故能清热。芒硝咸味虽重，而未至于极，故犹是寒水之性，能大下其火，尚属咸水之本性，而非咸极变化之性也。若乎火硝，则咸味更甚，反而为火之性，故能焚烧，是水中之火也。食盐太多，立时发渴，亦是走血生热之一验。西洋人炼盐名曰盐精，又炼咸名曰咸精，二物贮于一处，中间隔以玻璃，但将玻璃触破，则暴发为火。西洋作水雷，其法如此，夫盐精能发火，则知盐味之咸，内有火热之性。然水中之火乃命门之火也，微咸者，则能引火下行，以上诸药是已大咸者，则能助火升发。火硝盐精是已蜀中养雄猪者，必饲以盐，乃能多御牝豕，亦即助发命门之火，以助其阳之验。药中肉苁蓉初为马精且味咸入肾，故温肾而强阴，以其助肾中之阳，而能益命火也。至于煎作秋石以为滋阴，能治阴痿，而不知其味大咸，只能助发命门之火以举其阳茎，与雄猪饲盐无异。是壮其阳非能滋其阴也，故服秋石者往往阴枯而成瘵疾，皆未知大咸助火之义也。虽童便本能滋阴，而煎作秋石则炼已甚，不得仍作童便之性论。盖得水之味具火之性，亦只完其坎中有阳之义而已。

\x 问曰：\x 寒热温平药性已尽上所分五行五脏，已详寒热温平之性，可不再赘矣。而药之分

上下表里者，又有升降浮沉之别，可得闻欤？

\x 答曰：\x 此本于天地之阴阳也。本于阳者以气为主，而上行外达，故升而气浮，能走上焦；以发表本于阴者，以味为主，而内行下达，故降而气沉，能行里达下焦。气本于天，味成于地。《内经》谓天食人以五气，地食人以五味，本天亲上，本地亲下，而升降浮沉之理见矣。

\x 问曰：\x 薄荷、辛夷、麻黄、桂枝、生姜、葱白、羌活、独活、葛根、柴胡、白头翁、升

麻、紫苏、荆芥、白芷、炉甘石、海石、菊花、连翘、银花、苍耳子、青蒿、蔓荆子，皆升浮之品，而其用各异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是气分药，而又视形味以细别之。薄荷、辛夷、同一辛味，气皆轻清而形各异。薄荷细草丛生，不只一茎，故能四散，又能升散颠顶，以其气之轻扬也。辛夷生在树梢，而花朵尖锐向上，味辛气扬，故专主上达，能散脑与鼻孔之风寒，麻黄虽一茎直上，而其草丛生，与薄荷丛生之义同，故能上升又能外散。薄荷得天气之轻扬，而其味辛，是兼得地之味，故兼能入血分。若麻黄则茎空直达而上，且无大味，纯得天轻扬

之气，故专主气分从阴出阳，透达周身上下之皮毛。桂枝与麻黄，同一升散之品，然气味各有不同，枝性四达，气亦轻扬。因桂兼有辛味，则得地之味矣，故兼入血分，能散血脉肌肉中之风寒。观仲景麻黄汤发皮毛，桂枝汤解肌肉，便知血分气分之辨。生姜其气升散，而又能降气止呕者，因其味较胜，且系土中之根，是秉地火之味而归于根，故能降气止呕。虽能升散而与麻桂之纯升者不同，故小柴胡、二陈汤皆用之以止呕。葱白之根亦生土内，然叶空茎直，气胜于味，引土下黄泉之气以上达苗叶，故功专主升散，能通肺窍。仲景白通汤，用以通阳气于上，则取以土下黄泉之气，以上达苗叶，为能通太阳水中之阳，而交于颠顶也。羌、独、葛根皆根深，能以地中水气上达于苗叶，其苗又极长，象人身太阳经从膀胱水中达阳气于经脉，以卫周身，故二物均入太阳经。羌独气味更辛烈，故发散而能伤血。葛根气味较平，故发散之性轻而不伤血，根深能引水气上达苗叶，故兼能升津液也。柴胡、白头翁皆一茎直上，花皆清香，故皆能升散郁结。白头翁所以治下痢后重者，升散郁结故也。柴胡治胸前逆满，太阳之气陷于胸中，不得外达以致满。柴胡能透达之，亦升散郁结之义也。而二物之不同者，白头翁无风独摇，有风不动，色白有毛，凡毛皆得风气，又采于秋月，得金木交合之气，故能息风。从肺金以达风木之气，使木不侮土者也，故功在升举后重而止痢疾。柴胡色青，一茎直上，生于春而采于夏，得水木之气味从中土以达木火之气，使不侮肺者也，故功能透胸前之结。夫仲景用柴胡以治少阳，其义尤精，少阳者水中之阳，发于三焦以行腠理，寄居胆中以化水谷，必三焦之膜网通畅，肝胆之木火清和，而水中之阳乃能由内达外。柴胡茎中虚松，有白瓢通气，象人身三焦之膜网，膜网有纹理，与肌肤筋骨相凑，故名腠理。少阳木火郁于腠理而不达者，则作寒热，柴胡能达之，以其中松虚象腠理，能达阳气，且味清苦，能清三焦之火。然则柴胡治胆者，用其苦也。治三焦者，用其茎中虚松直上也。治太阳者，则是通三焦之路，以达其气，乃借治非正治也。又柴胡须用一茎直上，色青叶四面生如竹叶而细开小黄花者，

乃为真柴胡。是仲景所用者，近有草根，辛温发表，绝非柴胡本

性。断不可用四川梓潼产柴胡，价极贱，天下不通用，只缘药书有软柴胡、红柴胡、银柴胡诸说，以伪乱真，失仲景之药性，可惜！可惜！升麻味甘能升脾胃之气，其所以能升之理，则

因根中有孔道，引水气上达于苗，故性主升。然无四散之性，以其为根专主升，不似柴胡系苗叶，故有散性也。紫苏略同。荆芥色红，能散血分，枝披叶离，故主散之性多，而主升之性少。白芷辛香色白入肺，与阳明经根性又主升，故能升散肺与阳明之风寒。观独活色黑，入太阳，少阴；白芷色白入肺与阳明。此又金水异质各归其类之象，所以性皆升散而主治不同也。银花、连翘、甘菊味清而质轻，故能升清气，清上焦头目之热。然无辛散之气，故不主散。青蒿、苍耳皆不辛散，而能主散者，则又以其形气论也。青蒿枝叶四散，而味苦，故能散火。苍耳质轻有芒，则能散风。凡有芒角与毛，皆感风气，故主散风。蔓荆子气烈，而质亦轻，故主散头目之风。炉甘石、海石质皆轻浮，然究系石体乃沉中之浮也，故不能达巅，而只能散肺胃痰火之结。辨药之浮沉以治病之浮沉，而表里升降之义。

\x 问曰：\x《本草》言上

升之药制以盐，则能下降；下降之药制以酒，则能上升。酒亦五谷所化，何以性纯于升哉？

\x 答曰：\x 气本于天，故主升，酒正是气化之品，所以饶于升。观煮白干酒者，用筒取气，入天

锅底，化而为酒，盖酒皆上升之气水也。水中之阳本上升。西洋人于水中取轻养气能上升，且能然而为火，积阳则上升，水为坎卦而中爻为阳，故气出于水而上升，太空清阳之气，皆水中之阳所充发也。煮酒以曲 宣阳，以火煮之，使阴化为阳，气上出，遂为酒。全是上升之阳气也，故主升。又让米酒者，以曲 腌糯米饭发热腐化，酒出而饭成糟，仍是从气之化，故属阳，亦主升。然米酒与白干酒不同，白干酒由筒上引而出，纯是清气，米酒酿于缸内，尚带浊汁，故米酒味较浓，能入血分，性亦滞留，能生痰湿。白干酒气较浓，专行气分，性不滞留，不生痰湿，同一升性而一清一浊，遂有浮沉之别，故审药理者，不可不细。

<目录>卷上

<篇名>卷上五

内容：\x 问曰：\x

饴糖与米酒皆是曲 所化，何以饴糖甘润而性不升哉？

\x 答曰：\x 酒由酝酿自然流出，得气之化

为多，故气盛而升。饴糖熬煮逼之使出，得气之化少，故味盛而气不升。盖酒得天之气浓而升，饴得地之味浓而补。仲景建中汤用饴糖正取其补中宫也，观白干酒升而不守，饴糖守而不升。米酒能升能守，分别处全在气味浓薄辨药性者，贵详究其理也。

\x 问曰：\x 芒硝、大黄、巴豆、葶苈、杏仁、枳壳、浓朴、牛膝、苡仁、沉香、降香、铁落、

赭石、槟榔、陈皮等物，皆主降矣。或降而收，或收而散，或降而攻破，或降而渗利，或入血分，或入气分，又可得而详欤？

\x 答曰：\x 凡升者皆得天之气；凡降者，皆得地之味。故味浓

者，其降速；味薄者，其降缓。又合形质论之，则轻重亦有别矣。芒硝本得水气，然得水中阴凝之性而味咸，能软坚下气分之热，以其得水之阴味而未得水中之阴气，故降而不升。且水究属气分，故芒硝凝水之味，纯得水之阴性而降气分之热，与大黄之入血分究不同也。大黄味苦大寒，是得地火之阴味而色黄，又为火之退气所发见，故能退火，专下血分之结。以味浓且有烈气味，既降而气复助之，故能速下。寒性皆下行，如白芍、射干味能降利，皆以其味苦，与大黄之降下其义一也。大黄苦性更甚，白芍苦性较轻。故白芍只微降，而大黄则降之力大。

\x 问曰：\x 黄连味苦以守而不走，而大黄独攻利，此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同一苦味，而黄

连之质枯而不泽，大黄之质滑润有汁，故主滑利，又黄连纯于苦味而无气，故守而不走。大黄纯于苦味，而又有雄烈之气，以气行其苦味，则走而不守，所以与黄连别也。

\x 问曰：\x 大

黄苦寒之性自当下降，而巴豆辛热之性，宜与大黄相反，何以亦主攻下？而较大黄之性尤为迅速，此又何说？

\x 答曰：\x 此又以其油滑而主下降，其能降下则是油滑所专主，而非辛热所专主也。凡食麻油、当归，皆能滑利下大便，巴豆、蓖麻子皆有油，皆滑利皆能下大便。但麻油不热，则其行缓不辛，则气不走窜，故其下大便也缓。蓖麻子味辛气温，是有气以行其油滑之性，故其行速。巴豆之油与麻油、蓖麻同一滑性，而大辛则烈，大热则悍，以悍烈行其滑利，故剽劫不留也。麻仁亦油滑，而无辛烈之性，故但能润降不能速下。葶苈亦有油，自能滑利，又有辛味，是与巴豆之辛而有油相似。其味又苦，是又与大黄之苦而滑润相似。然则葶苈隐寓巴豆、大黄二者之性，故能大泻肺中之痰饮脓血，性极速降。盖有大黄、巴豆之兼性，诚猛药也。恐其太峻，故仲景必以大枣补之，杏仁亦有油，但得苦味而无辛烈之气，故降而不急。

\x 问曰：\x 同是降气，何以杏仁、葶苈归于肺，而枳壳、浓朴归于脾胃哉？

\x 答曰：\x

葶苈、杏仁色白属金，枳壳，浓朴皆木之质，木能疏土，故归脾胃。枳壳木实，味比浓朴稍轻，故理胃气，浓朴木皮味比枳壳更重，故理脾气。观仲景用枳壳治心下满，用浓朴治腹满，可知枳壳、浓朴轻重之别。

\x 问曰：\x 陈皮亦木实也，能治胃兼治脾，并能理肺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

陈皮兼辛香，故能上达于肺；枳壳不辛香，故不走肺，浓朴辛而其气太沉，故不走肺，然肺气通于大肠，浓朴行大肠之气，则肺气得泄。仲景治喘所以有桂枝加浓朴杏仁汤，且用药非截然分界，故枳、橘、朴往往互为功用，医者贵得其通。槟榔是木之子，其性多沉，故治小腹胀气。然沉降之性自上而下，故槟榔亦能兼利胸膈且味不烈，故降性亦缓。沉香木能沉水，味又苦降，又有香气以行之，故性能降气，茄楠香味甘，则与沉香有异，故茄楠之气能升散，而沉香之气专下降。服茄楠则噫气，服沉香则下部放屁，可知其一甘一苦升降不同矣。降香味苦色红，故降血中之气，能止吐血。牛膝之降则以形味为治，因其根深味苦，故能引水火下行。铁落之降以金平木、以重镇怯也，故能止惊悸已癫狂。赭石亦重镇而色赤，又入血分，故一名血师，以其能降血也，血为气所宅。旋复代赭石汤止噫气者，正是行血以降其气也。夫降而沉者，味必苦质必重；降而散者，味必辛气必香；降而渗利者，味必淡气必薄。苡仁、泽泻、车前子、茯苓皆味淡气薄，皆属阳中之阴，不能行在上之清窍，故皆行在下之清窍，而能利小便。降而攻破者，味必浓、气必烈、功兼破血，乃能攻积。盖只有气则积为痰水，不能结硬。凡结硬者，皆杂有血，然单有血而无气以凑之，亦为死血，而不结硬。惟气附血而凝，血合气而聚，然后凝为坚积。三棱破血中之气，莪术破气中之血，故皆能破积。三棱味但苦而不辛，破血之力多而散气之力少。莪术兼辛味，能行气以破血，则气血两行，与积聚尤为合宜，故诸方多用莪术。姜黄气味俱浓，故行气行血。郁金乃姜黄之子，而气薄味胜，故行血之功甚于行气。

\x 问曰：\x 凡降药皆沉入中下焦，其上焦逆气，何以降之哉？

\x 答曰：\x 降药

虽沉，然未有不由上焦而下者也，故赭石能从上焦以坠镇，槟榔能兼利胸膈。大抵气性重且速者，直达下焦，而不能兼利上焦。气味轻且缓者，则皆能降利上焦。葶苈泻肺；杏仁利肺；射干微苦，利喉中痰；浓朴花性轻，利膈上气；川贝母色白性平，利胸肺之痰气；旋复花味咸质轻，故润肺降痰；陈皮之气味不轻不重，故可降上焦，可降中焦。惟木香气浮味沉，上中下三焦皆理他如性之重者。橘核、楂核、荔枝核皆专治下焦之气，性之速者，如大黄、巴豆、牛膝则直走下焦，同一行气又别其轻重浮沉，用之得当，自无谬差。

\x 问曰：\x 凡药，根之性多升，实之性多降，茎身之性多和，枝叶之性多散，请示此何以故？

\x 答曰：\x 根主上生，故性升；子主下垂，故性降；茎身居中，能升能降，故性和；枝叶在旁，

主宣发，故性散。然每一药性，或重在根，或重在实，或重在茎，或重在叶，各就其性之所重以为药之专长，未可泛泛议论也。

\x 问曰：\x 根实茎叶之性，既名有专长矣。今且先以根论，其根之升性独专者，有何药？

请明示之。

\x 答曰：\x 根之性多升，又须视其形色气味皆专重于根者，则专取其根用之。有如升麻，其根大于苗，则根之得气浓，故专取其根。又其根中多孔窍，是吸引水气以上达苗叶之孔道也，故其性主上升。气味辛甘，又是上升之气味，合形味论性，皆主于升，故名升麻，是为升发上行之专药。又如葛根，其根最深，吸引土中之水气以上达于藤蔓，故能升津液，又能升散太阳、阳明二经，取其升达藤蔓之义。葛根藤极长，而太阳之经脉亦极长，葛根引土下之水气以达藤蔓太阳，引膀胱水中之阳气以达经脉，其理相同。故葛根能治太阳之痉，助太阳经由膀胱水中而达其

气于外也。根色纯白属金，又能吸水气上升，是金水相生之物，又能引津气以治阳明之燥。葛根与升麻不同，葛根根实，故升津而不升气；升麻根空有孔道以行气，故升气而不升津。黄 亦根中虚松有孔道，惟升麻味不浓，故升而不补。黄 味浓，故升而能补也。黄 根深长至数尺，取 者不用锄掘力拔出土，以其根无旁枝也。据此则知其性直达，又其根内虚松，能通水气，直引上下黄泉之水气以上达于苗，故能升达人之元气，以充发于上，达于表。人之元气生于肾，出于膀胱之水中，循气海之膜网而上达胸膈，以至于肺，充于皮毛。黄 内虚松通达，象人膜网能引土下黄泉之水气，以上贯苗叶，象人元气由肾达肺以至表，故黄 能升达元气，托里达表。

\x 问曰：\x 以上三药，性皆主升而主治各有不同者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惟皆是根升之性，而又有

形色气味之不同，故主治各异。盖以升麻通气之孔道更大，兼有辛发之气味，故其性纯于升。黄色黄、气温、味纯甘，故升而兼补。葛根色白、味微苦，故升而清火，不能补也，论药者当细辨之。

\x 问曰：\x 牛膝、灵仙、茜草同是根也，何以不主升而主降哉？

\x 答曰：\x 所谓根升者，

必其气味形色皆具升性，乃能升达。若牛膝等根既坚实，而形不空，则无升达之孔道；味既苦泻而气不发，则无升发之力；且其气味既降，而根又深入，是又引气归根以下达，与升麻等之上行者义正相反，理可对勘而知也。

\x 问曰：\x 草木之实，性皆主降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物下极则反上，物上极则反下。草木上生果实为已极矣，故反而下行；实核之性在于内敛，故降而兼收。

<目录>卷上

<篇名>卷上六

内容：\x 问曰：\x 苍耳子、蔓荆子皆草之

实也，何以皆能上升？花椒、橘红皆木之实也，何以皆能外散？

\x 答曰：\x 果实仁核之主收降，其

大端也，亦有须合形色气味论之，方为确当。苍耳有芒而体轻松，蔓荆味辛而气发散，故皆有升性，亦核实中之变格也。至于花椒、橘红，气味辛温故能升散，然此二物仍能降气，且皆皮壳也，故益有升性。至于椒之目能止自汗，橘之核能治疝气，则纯于下降而不升发。盖同是果实，又有皮肉仁核之分。皮肉在外，容有升散之理，仁核在内，则专主收降，断无升散。是以牵牛子、车前子皆兼降利，荔枝核、山楂核皆主降散；白蔻仁、西砂仁味虽辛，而究在温中以降气；柏子仁、酸枣仁功虽补，而要在润心以降火。至于杏仁之降气，桃仁之降血，又其显焉者也！

\x 问曰：\x 药之茎身，在根梢之间，居不升不降之界，自主于和，然亦有偏于升，偏于降者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此亦视气味之轻重以定之也，若形既居上下之交，而气味和平，则不升不降，

一主于和。藿香身、紫苏身气味和平，所以专主和气。藿香味甘则和脾胃之气，紫苏味辛则和肝肺之气，可升可降皆以其为草之身茎故也。竹茹象周身之筋脉，则能和筋脉，松节象人身之骨节，则能和骨节；白通草象人身之膜油，故能通达膜油，上可通乳下可通小便。皆是茎身主和，可升可降，各从其类之义。至于苇茎，中空而直上，且其味淡，故属气分，功专于升，《金匱》用以吐肺中之脓，正取直上透达之义。荷茎中空而气味

于水，故能升达清阳之气。葱白中空而气味烈，则升兼发散。此皆茎也，气味皆轻清，故皆主升。他如木通茎亦通透，然系藤蔓，形与一茎直上者不同，且味苦泄，故主下降而通利小便。苏木者，木之身也，色红味咸，象人身周身之血，故主于行血。秦皮者，木之皮也，象人身之皮，味苦兼降湿热，故仲景用治皮肤发黄之证。棕皮丝毛如织，象人脉络，味涩能收降，故用治吐血、衄血，以降脉络之血、血结。乳香树身之脂，象人身之脓血，故治人身疮

腋等病。杜仲柔敛，象人筋膜色紫黑，味纯浓，故入肝肾，以强人身之筋骨。凡此之类，岂能尽举，或升或降或补或和，各别其气味形质，而细分之，则用之自

\x 问曰：\x 论药单言枝叶，而不论花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花即咳于枝叶类也，枝叶主散，故花之性亦多主散。

\x 问曰：\x 芙蓉花何以不主散，而主收？旋复花何以不主散，而主降？

\x 答曰：\x 此亦视

其形气而定之也。芙蓉秉秋金之气，而质又胶枯，故能收敛，为箍疮妙药。旋复花滴露而生，花又微咸，故主润利去痰。他如枇杷叶之利，槐枝之清，皆随气味偶然异用，非枝叶花之本性也。故凡花多散头目之邪，头目居上而花居茎梢之上，气更轻扬，故多归头目而散其邪也。甘菊花气香味平，散头目之风邪；金银花散阳明头目之风热；辛夷花散脑鼻内之风寒；密蒙花散眼内之风邪；总见花在梢上，故上行头目。若夫叶在四旁，则主四散，故能去周身内之风寒。竹叶能清肌肉中

之热，仲景竹叶石膏汤正取竹叶之散也；菊叶为治疮要药，

亦因其性散去肌肉中之风邪也；蕤叶亦然，但叶菊小而多尖棱，故主散疮，蕤叶大有毛，性专重在叶，专得风气，故古有蕤膏，主去周身之风；荷叶能散皮肤之热；桃叶能散血分之寒热；苏叶能散气分之寒热。盖凡草木之叶，多得风气，故多主散，周义所谓“风以散之也”。叶大有芒角，如八角风、苍耳叶、巡骨风之类，皆叶大而有芒角，均主散风。凡枝多横行，故主四散及达四肢。紫苏旁枝，散协助之结气；桂枝行四肢；桑枝、桃枝、槐枝皆行四肢，皆取横行四达之象。

\x 问曰：\x 药有用根、用苗、用首、用尾、用节、用芽、用刺、用皮、用心、用汁、用筋、

用瓢、其用不同，请详言之。

\x 答曰：\x 此无他意，只取药力专注处，以与病相得而已。有如麻

黄必用苗，以其苗细长中空，象人毛孔，而气又轻扬，故能发汗，直走皮毛。亦有时用麻黄根者，则以其根坚实而味涩，故能止汗。苗空则通，根实则塞，亦阴阳通塞互换之理。常山用苗，取其上透膜膈以导痰上出。商陆用根，取其内透膜膈以导水下行。用苗者则升，

者则降，升降异用，亦各从

其类也。当归有用首尾之别，首之性升，故主生血；尾之性降，故主行血。地榆有用首尾之别，首之气味浓，故行血更有力；尾之药味薄，故行血之力轻。用节者如松节，治人之骨节。牛膝其节如膝，能利膝脛，以其形似也。藕节中通，能行水，故用以行血分之湿热，而能清瘀血。藕在水中节又结束极细，而其中仍能通水气，用治淋症尤宜。淋是水窍通而不通，藕节在水中，不通而通，且色能回紫变红，又入血分，以治淋症尤宜。用芽者，取其发泄。如麦本不疏利，而发芽，则其气透达疏泄水谷，以

谷本不能行滞，因发为芽，

则能疏土，而消米谷。黄豆发芽，则能升达脾胃之气，

故仲景着藟丸用之以补脾。赤小豆发芽，则能透归脓血，故仲景赤豆当归散用之以排脓。用刺者有两义，攻破降利用皂刺、白棘刺是矣。二物锐长，故主攻破。设刺不锐而钩曲，刺不长而细软，则不破利而和散，能息风治筋。如钩藤刺、红毛五加皮、白蒺藜之类是也，盖勾芒为风木之神物，秉之而生钩刺芒角，故皆能和肝木，以息风治筋也，用皮者，以皮治皮之义，故姜皮、茯苓皮、橘皮、桑皮、槟榔皮皆能治皮肿。用心者，取其以心入心，心以温心气，茯神木用以安

心神；莲子心用以清心火；竹叶心亦能清心火，是皆

以心入心之义。其用汁者，或取象人之水津，如姜汁、竹沥以去痰饮，从水津治之也；或取象人身之血液，如藕汁、桃胶以清瘀血，从血液治之也。用筋者，如续断多筋，故续绝伤；秦艽肌纹左右交缠，故治左右偏风，筋脉疼痛之症。杜仲内有筋膜，人身之骨连于筋，筋连于膜，杜仲之筋膜能伸能缩，极其坚韧，故能坚人之筋骨。竹茹象筋脉，则清脉络之热，以和血。橘络、栝蒌皆能治胸膈间之结气，取橘之筋络、蒌之膜瓢，有似人胸中之膜膈，故治之也。橘皮腹毛形圆而红，有似人腹之象，故二物又治人大腹之气，皆取其象也。各物略有不同者，又在气味各别。故各归其脏腑，而主治亦异，药难尽举，当通观之。

\x 问曰：\x 仲景用药，有十枚、十四开、三枚、五枚等法，似其取数亦自有理。今《本草》

中亦有以数得名者，如三七、三棱、八角茴、六神曲、五加皮、两头尖之类。既以数得名，岂不以数为治耶？

\x 答曰：\x 天地间物不外气数二者，而实则数生于气。气多者数多，气少者数少。得气之先则其数居前，得气之后则其数居后，故水生于一，火生于地二。得气数奇，得气之阴则数偶。故

何图五行之数互为生成，即其数便可测其气也。至于用药，

十枚、十四开、五枚、一枚之法，不过量药多寡以成其剂。非以此数，便乃握造化之权也。若天地生成而有此数者，如三棱、三七、八角茴、五加皮等，又因秉气之阴阳以成其数之奇偶。辨药者，即可本其数之奇偶以定药之阴阳，非其数能治病，实因其数而知其药所主治也。三七之叶，非三即七，其数不爽。盖秉木之气，故得三数，秉火之气，故得七数。与河图木火之数相合。木火之脏属肝与心，于人身司血。三七叶青，而有红筋，亦是木火之色，故其根能化瘀行血，只完其心火生血。肝木统血之令而已，能知三七之名义，则其性已得三棱色白，苦温行气。诸书皆用以破血中之气，以其苗叶与根，均作三楞之状，三为木数，故能入肝之血分。色白属气，味苦温，主行气，故能破气，为血中行气之品。八角茴气温，得木之气，八又木之数也，其能温中者，亦是以木疏土，木邪退而土自受益，为补土温肝之药。今人作酱必加此料，既香且温洵，合胃气。六神曲配方之色，合六药腐化，而为神曲，土能化物之义。土奇旺于四方，而四方又归于中土，故六药腐而为曲，功专入脾胃，消化水谷。两头尖系雄鼠屎，鼠性能穿墙穴，而其屎又两头锐利，如其寓有攻利之性，在故主攻破。此皆即其数以明其气，而主治自然不谬。又如人参一药，张景岳解为阳药，陈修园解为阴谓阳药者，以其益气也；谓

阴药者，以其生津也。二人异论，皆因未即人参之气与数，而合考之耳。余友姚次梧亲到辽东，见种人参者，皆于深林湿润处种之，可知其秉水阴之气而生。然其生也，茎必三桠，叶必五加，三五阳数也。据气与数合论之，则知人参生于阴，而成于阳。盖润湿深林，阴也，一生人参，即成其为三五之数，则为阳矣，人身之气阳也。而

生于肾水之中，由阴出阳，与参之生于阴，而成为阳者，盖无以异。故参为化津补气之圣药。盖即其数知其气，而人参之本性乃见。至于色白入肺，味甘入脾，微苦生津，微温益气，其说犹浅。

\x 问曰：\x 神农以本草名经，而其中多及金石，递于禽兽昆虫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草木最多，故

以为主名。但草木虽备五行，然其得甲乙之气较多，于人之五脏六腑气化或未尽合。故又济之以金石昆虫，而禽兽血肉之品，尤与人之血肉相近，故多滋补。比草木昆虫金石之品，更为见效，草木，植物也；昆虫，动物也。动物之攻利，尤甚于植物，以其动之性，本能行而又

具攻性，则较之植物本不能行者，其攻更有力也。鳖甲攻破肝气，去症瘕。穿山甲性能穿山，从地中出，故能攻疮脓使之破，又能攻坚积使之散。水蛭锐而善入，呢能吮血，故主攻血积。虻飞而食血，故主行上下之血。但动物皆血肉之品，入血分者多，故以上诸药皆主攻血。惟鳖甲，甲得金水之性者，尚能兼攻气分耳。动植之物，性皆不镇静也，惟金石性本镇静，故凡安魂魄、定精神、填塞镇降，又以金石为要。金箔能镇心神，心神浮动赖肺气以收止之，故《内经》言肺为相传之官，以辅相其心君也。黄金本肺金之气，以镇静其心神，与相传之镇抚其君无以异也。朱砂之镇补心神，则直归于心，以填补之。龙骨亦重能潜阳气，故亦能镇心神。白银能定惊，小儿惊风、孕妇胎动，多用之，乃是以肺金平肝木，以重镇制浮动也。赤石脂、禹余粮，石中之土，又具涩性，故以之填涩肠胃。铜乃石中之液，色升象血，故能入血分，性能溶铸坚凝，能故能续接筋骨，为跌打接骨之药。自然铜有火血自熔入血分，熔铸接骨，尤为异品。此等皆草木昆虫所不逮者也。至于禽兽血肉，与人无异，多能补益。猪肉性平，则以为常食，而油润之功专于滋燥。牛肉性温，则能补脾胃。鸭得金水之性，则肉能性滋肺。鸡得木火之性，则肉能温肝。羊肉膻而温肝。羊肝尤能入肝，以散结气。猪肝亦然

水

畜，以水生木，故能治目疾。猪肾入肾，脊髓入髓，皆是各从其类。猪之油纲，象人身之油纲，而其上之胰子油，更属润油。且归油膜，用为引导，治油膜中之疾，并治膈食肠枯之病。仲景猪膏发煎，治燥屎，即此意也。猪肤是猪项皮，仲景以之治咽痛，亦取其引归于项之义。兽之灵异无如鹿，其宿以头顾尾能通督脉。督者，肾脉坎中一阳之主脉也。鹿生北方，得坎中一阳之气，故其督脉旺，而脊与脑髓极足。是以上发而生角，每年一换，初生则为鹿茸，茸之精气极足，为补髓、强精、壮阳、益血之圣药。但其性上行，凡是血逆火逆者，不宜用。惟血虚火弱阳不举、气不上者，乃为合宜。鹿胎则浑然元

气，归下焦，而不上行，为种子益肾补胞宫之妙药。龟之性伏，而其精在板，能通任脉。任为离中之阴，以下交于督，合为既济之象，故龟板益阴以滋心肾，与鹿茸确是对子。虎骨有猛力，故强筋壮骨，虎啸风生风从虎，故虎骨为治中风风痛之药。兽可食者多，兹其尤功效者，凡此金石禽兽诸品，能助草木之所不递，故本草兼用之。

<目录>卷下

<篇名>卷下一

内容：\x 问曰：\x《雷公炮制》一书，专以言制药之法，若有不制，则不可用之意。而仲景用药则

或制或不制，五方风气不同。四川皆用生药，广东皆用制过之药，孰得孰失？请详言之。答曰：《雷公炮制》一书为本草门中添一别解，欲以“炮制”二字争胜于各家本草，故几于药不炮制便不可服也。广东药肆炫其精洁，故炮制太过，药力太薄。四川药贱，虽极力炮制亦不能得重价，故卖药者无意求精，然皆偏也。药有当生用者，乃一定之理，未可一律论也。

如仲景炙甘草汤取其益胃，则用炙而气升；芍药甘草汤取其平胃，则用生而气平；甘草干姜汤、侧柏叶汤，其姜皆炮过，则温而不烈；四逆、理中，则干姜不炮，取其气烈，乃能去寒；附子古用火炮，正是去其毒也，或解为助附子之热，非也。予四川人，知四川彰明县采制附子，必用盐腌，其腌附子之盐，食之毒人至死，并无药可解。可知附子之毒甚矣，然将腌附子

之盐放于竹筒中，用火 过则无毒，入补肾药又温而不烈，反为良药。据此则知，仲景炮附子亦是制其毒也，其用生附又是以毒追风，毒因毒用，一生一炮，有一定之理。读《金匱》者，可考而别之。葶苈不炒则不香，不能散，故必炒用。苏子、白芥必炒用，与此同意。半夏

南星非制不用，去其毒也。礞石必用火硝 过，性始能发乃能坠痰，不 则石质不化，药性不发，又毒不散故必用 。山甲不炒珠，则药性不发。鸡金不 ，其性亦不发。古铜钱、花蕊石均非 不行，乃世不察，而矜言炮制。有朱砂亦用火 者，不知朱砂中含银水， 则水走失朱砂之性矣。地黄用砂仁、生姜酒煮，反寒为温，殊失药性。童便煎作秋石以为滋阴，实则大咸走血，反能发热，毫非童便本性。熟地烧炭则燥，安有滋润之功？若银花炭，轻虚之质，火气之余，

故反能退火，与熟地炭有别。此最当审，未能尽述。

大抵性平之药不可太制，以竭其力；性猛峻有毒者，非制不堪用。且有制得其宜而功益妙者，是在善于审量也。有如大黄直走下焦，用酒炒至黑色，则质轻味淡能上清头目，不速下也。独黄丸杂以他药，九蒸九晒，清润而不攻下，名清宁丸，真有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之意。巴豆悍利，西洋人烘取去油，变其辛烈之味，为焦香，名曰咖啡茶。消食利肠泻，真善制巴豆者也。外利

用巴豆为末，加雄黄炒至黑色为乌金膏。化腐肉妙不伤

好肉，皆是善于制药之法。总之用其长而去其短，善炮制者也；损其长而益其短，不善炮制

者也。

\x 问曰：\x 《本草》明言十八反：半贝莖葵桔攻乌，藻戟遂芫均战草，诸参辛芍反藜芦。又

有十七忌，十九畏，宜恪守乎？

\x 答曰：\x 性之反者，如水火冰炭之不容，故不可同用。然仲景

有甘遂甘草同用者，又取其相战以成功，后人识力不及，总以不用为是。至于相畏相使可不必论，相忌亦难尽拘。然服麻黄、细辛忌油腻，服蜜与地黄忌葱白，服黄腊忌鸡肉，此皆大不宜者，在所当忌不可不知。

\x 问曰：\x 《本草》有引经之药，如羌活麻黄入太阳经，白芷、粉葛入阳明经；柴胡

入少阳

经；白芍入厥阴经；甘草入太阴，以为引经报使；细辛入少阴经，以为引经入使。用药之捷径也，有是理乎？

\x 答曰：\x 分经用药为仲景之大法，故伤寒论以六经括病，诚为治病用药一定

之门径也。惜引经之药拘守数药，未能尽妙。盖本于天地之六气，而生人身之脏腑。有脏腑然后生经脉，即有气化往来出入于其间。不得单于经脉论之，果能将脏腑气化经脉合而论之，以求药性之主治，则得仲景分经用药之妙，岂守引经报使之浅说哉？有如葛根，仲景用治太阳痉病，而后人以为阳明引经，皆未深考耳。吾所论各条已寓引经之义，通观自明，兹不再赘。

\x 问曰：\x 六经六气本于《内经》明于仲景，能知经气则病药之理悉具。六气者，风

寒湿燥

火热也。治风之药有寒有热，治湿之药有寒有热，治燥火热三气之药，又似混同而无则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火者，地气也；热者，天气也；寒者，天气也；湿者，地气也；风者，阴

阳相应

之气也；燥者，阴阳消耗之气也；故有不同。

\x 问曰：\x 六气之论未有如是之说者，益滋疑矣。试详言之，请先问风气。

\x 答曰：\x 西洋天学

家言空中之气有冷热二种，故能起风，因空气热则涨而上升，他处冷空气即来补之。试于室中加热，门之上下各有孔，则上孔之气必外出，下孔之气必内入，成风之理与此同也。因此能成两种风：一为自冷处吹向热处之风，如热带内气候常热则气涨而升，南北两极气候常冷，则南北两极生风，吹向热带去；一为自热处吹向冷处之风，会于热带，乃复散而回转，吹向冷处，转回两极。二者旋还不已，中国冬日则热带在南，故风从北吹往南去；夏日则热带转北，故风从南吹回北方。余按吹往南者，是阳极而阴生，以阴从阳，如《周易》之巽卦是矣。《周易》巽为风，正是阳极于上，阴生于下。热带在南，而风生于北，故其卦二阳在上，而一阴在下也。吹往北者，是阴极而阳生，以阳复阴，如《周易》之震卦是矣。《周易》震卦不作风解。然《内经》云东方生风，在《周易》震卦属东方，二阴极于上，而一阳

生于下，应春风阳回阴退之象。春分热带渐移向北，其风均从热带吹至北来，春夏所以多南风也，阳回阴退，于卦象震，震东方也。故《内经》言东方生风，其义颇确。

\x 问曰：\x 人身

之肝木，司风气，不应巽卦而应震卦。与《内经》合，而与《周易》不合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《

周易》巽卦是冷处吹向热处之风，乃烈风暴风，非人身之和风，中人则为中风、抽风。于风为常象，而于人为变病，非人身和畅之风也。《内经》所指东方生风，风生木，木生酸，酸生肝，肝主人身之风气，则是阴退阳回之象，与震卦合德。故论人身肝木司风之气化，当从《内经》东方生风之说。盖风者，东方之气，于卦为震，上二阴而下一阳即阴极阳生之象。在人属厥阴经，厥者，尽也，逆也。阴尽而阳生，极而复返，故曰厥阴。所以《内经》言厥阴中见相火，是阳生于阴中，有象乎震，而成为肝生风木之脏。其体阴而其用阳，阳有余则生热风，阴有余则生寒风。故凡中风、伤风，或为热风，或为寒风，或热深厥深为外寒内热，或阴搏阳回为左旋右转，皆系风木本藏之病。或发于四肢，或上于巅顶，是又厥阴经脉之病。今且将药逐论之，肝之经脉与胆经同路而行，但分表里。然皆由身侧上项入脑，至巅顶。故凡柴胡、蔓荆能引少阳经者，皆能引入肝经以上于头，而散风邪。苍耳有芒角，得风气所生之物，乃应东方勾芒之象。其质又轻，故入肝经，散头目之风；而味苦，又兼清热。钩藤有钩刺，亦入肝经，然系枝蔓，多主四达，故治肝筋脉之风热。巡骨风、五加皮皆有毛，性辛温，故能散肝经之风寒，祛周身之痹痛。川芎气温，温者阴中之阳，恰是风木本气，故入肝经。其气走窜，而根性又主上升，故能至于巅顶以散风寒。亦有性不上升，而能上治头痛者，仲景头痛如破，用吴茱萸，此物速降，性不上头，然能降肝胃之寒，使不上充于头，此为治脏腑而经脉自治也。天麻有风不动，无风独摇，其摇者，木之和气也；其不动者，金之刚气也；气微温木也；味微辛，金也。是木受金制，金木合德之物。一茎直上，子复还筒而归根，所以能通阳和阴，治头目定惊痫。夫子复还筒而归根，正如西洋所谓风起于冷处，吹至热带，复还而吹向两极也。故以天麻为治风正药。夫人得间气而生者，为奇人；药得间气而生者，为奇药。如天麻之木得金性，是间气也，故为治风妙药。白头翁亦无风独摇，有风不动。盖白头翁通身有毛，一茎直上，与天麻同知，其皆得风木条达之气，故无风能摇。其色纯白，是得金性，故有风不动。但其味苦，是治热风之妙药。仲景治产后中风，及痢疾后重者，是取其熄风火、达肝阳也。羌独活皆一茎直上，有风不动，但味太辛，气太温，能散寒风，力甚于天麻，而兼能燥湿，不如天麻之刚柔得中也。桑寄生味酸枝繁，具木之性而生于桑上，桑者木中之金，寄生附之独得金木之间气，且根不粘土，纯感风气而生，为清散风木之妙药。僵蚕得风而僵，故治风痉等症。风淫末疾，四肢麻木疼痛，用桂枝以散寒风，用槐枝、桑枝以散热风，以枝横行，故能四达。肝主筋，风在筋脉。用秦艽有筋纹者为引，味又辛散，故能温散筋脉。续断亦有筋，故皆主治筋脉，但秦艽纹左右扭转，利于左右相交，续断筋纹如骨节相连，故主接筋骨，去骨节间之寒风。杜仲有膜坚韧而不断，象人身之筋膜。盖人身两肾之中一条白膜。上生而为肝中之大隔膜，由肝肠串插生出肉外，包围周身之瘦肉，其瘦肉两头则生筋，筋又着于骨节之间。杜仲有膜，象人身之筋膜，故入肝肾，

强筋骨也。肝脉下走足，脾又主筋，干湿香港脚皆筋受病；《内经》云风胜湿，肝失风木之令不能疏土，故湿流注。所以

西医言，凡是香港脚其尿必酸，木瓜酸收去湿，故治之。苡仁但

治湿，宜兼风药治之。虎胫骨辛温，以金平木，治风寒香港脚，风从虎，虎应西方七宿，金制

木也。干香港脚是风热，宜阿胶、龟板、地黄益阴气使阳不动，以还其厥阴之本体。玉竹柔润

熄风，亦是此意。故谚云：“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。”血足则肝阳不动，而风自熄。痛风症亦有寒风，有热风，伤热风则走痛，风鼓动而血不静也；伤寒风则痹痛血，寒凝而气不通也，均责其血。观仲景红蓝花治风气百疾，则知治风先治血之理。虫感风化，凡疮癣有虫者，皆是血留滞，遇肝风熏发则化虫。故用荆防以散风，归地以和血，外用椒几以杀虫。痲虫生于脏腑，痲血得风而化者也。鳗鱼蛇类又曲直形长，是得木气居水色白，是又得金气。据其形色论，是木遇金水而化生者也，痲虫属风木所化，遇鳗鱼之气味则感金水而消化矣。故治痲虫，其骨能熏蚊化为水，此皆秉间气而生之灵物也。獭肝亦然。其数应目，专得金水之精，故化风木所生之痲虫，皆治风本所化者也。若风从湿化，而生之虫，如仲景吐蛔用乌梅丸，是治风湿之虫也。乌梅以敛阳，花椒以化阴，而风湿之虫自化。观乌梅丸，寒热互用，则知阳动阴应则风生，反阳入阴则风熄。故阳气怫郁之微风宜散，薄荷、荆芥、防风、紫苏、柴胡之类是矣；阴气抑之暴风则宜温，附子、川乌、白附子之类是矣。六经惟厥阴经阴中有阳，故有热深厥亦深之病。风温重证往往有此，法当但清其热，犀角、羚羊、牛黄以透达之，外寒内热此如西洋所说热极于室中，则引寒风入户穴之义，故但当撤其热而风自来。筋缩抽扯者，热风也，宜羚羊角此物，角挂树梢身悬而睡，知其筋最直，角尤其精风所在，故性微寒，功专舒筋。左右抽掣者，正如西洋所说热带往南则北风至，热带往北则南风至，循环而不能息也，故以秦艽之左右交者为引，以虎睛之能定风者为治。左右偏风，理皆如此，定风如白头翁、天麻、羚羊皆可用之。筋缓不收，又是寒，必风也，宜桂附论者，不可稍混。

<目录>卷下

<篇名>卷下二

内容：\x 问曰：\x 药之温者入肝，而药之大热者又直入肾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此正足见厥阴主风，属阴中之

故入肝，巴戟，茴香之类是矣。少阴主热，依积阳之气，故

性大热者，直入下焦膀胱肾中，附子是也。

\x 问曰：\x 治风寒之药？

\x 答曰：\x 寒者，水气也。水属北方壬癸，在卦为坎，在人属肾。《内经》

云诸寒收引，皆属于肾，肾之腑为膀胱，代肾司化，是为寒水之府，经名太阳。《内经》言太阳之上，寒气治之，寒者太阳膀胱之本气也。夫坎中一阳，实人身元气，寄于膀胱水府之中，化气而上行，外达为人身卫外之气，名曰太阳，阳之大者也。阳气卫外，安得有寒，其

有寒者，乃阳气不伸，而寒水独胜，于是乎有寒病矣。冬月水结成冰，即是水中之阳不伸，是以纯阴互结而为寒。人身膀胱水中之阳气，透膜膈，出肌肉，达皮毛，则能卫外而不受寒。寒主收塞，故受寒则闭其毛孔，汗不得出。发热者，内之阳不通于外而凑集皮间，遂郁而发热。阳为所遏，故愈恶寒。法用麻黄通阳气，出于毛孔，汗出而寒去。麻黄茎细丛生，中空直上，气味轻清，故能透达膀胱寒水之阳气，以出于皮毛，为伤寒要药。后人用羌独活代麻黄，羌独活根深茎直，能引膀胱下焦之阳，以达于经脉，而发散其表。惟味辛烈，较麻黄更燥兼能去湿，不似麻黄轻清直走皮毛。薄荷亦轻清，但薄荷升散在味，故力稍逊。麻黄升散纯在于气，故力更峻。葱管通阳，与麻黄之义同。然麻黄茎细象毛空，葱茎粗象鼻孔，故葱能治鼻塞。辛夷花亦升散鼻孔脑之寒，又以花在树梢，尖皆向上，故主升散。荆芥性缓于薄

荷，紫苏亦然，二物皆色赤，能入血分，味辛香能散寒，故皆主散血分肌肉中之寒。人身外为皮膜是气分，内为肌肉是血分，寒入血分在肌肉中堵截，其气不得外出，以卫外为固，故毛孔虚而汗漏出。法当温散肌肉，桂枝色赤味辛散入血分，故主之。枝又四达，故主四肢。紫苏性同桂枝，然较轻，不如桂枝之大温。防风以味甘入肌肉，气香而温，故散肌肉中之寒气。皮与肌肉之交有膜相连，名曰腠理，柴胡茎中白瓢象膜，一茎直上，能达清阳，故治腠理之寒热也。荆芥得木火之势，入少阳经，亦能发腠理之寒热，肌肉中寒凝血滞则为痹痛。仲景名曰“血痹”，是指血分而言。故五物汤用桂枝、当归，四逆汤用桂枝以温血分。

用羌独活、荆芥，不及桂枝力

优。寒入于筋脉或拘急不能屈伸，或缓不能收引，或疼

痛不可忍耐，总宜续断、秦艽引入筋脉。寒入骨节、腰膝周身疼痛，手足厥冷，宜附子以温肾，肾主骨，用细辛以引经，入骨驱寒。寒循太阳经发为痉，用葛根引麻桂循经脉以散之，寒入脑髓名“真头痛”，用细辛以引经上达，用附子以助阳上行，皆从督脉以上入于脑也。

肝脉亦入脑髓，故仲景用吴茱萸治脑髓寒痛。鼻孔通脑，故北人以鼻烟散脑中之寒。西洋有用药吹鼻以治脑髓之法，又西医云脑筋多聚于胃，故白芷、辛夷皆从胃能达脑以散寒。寒由皮毛入肺，闭肺之窍，则鼻塞，薄荷、辛夷治之。肺主行水，寒伤肺阳，水不得行，则停胃而为饮，上逆气咳，仲景用细辛以行水，用干姜以散寒，用麻桂以驱寒外出，小青龙汤是也。但温肺而不兼胃治者，则用甘草干姜汤，其姜炮过，则轻而上浮，故但温肺。后人用白芥逐水，陈皮降气，冬花温肺，苏子降气，皆是仿仲景小青龙汤以辛温去肺寒也。总之膀胱主寒水，内含坎阳，阳气升则水化而下，无阳气矣。阳气不升则水停不化，为寒饮。故用细辛以达水中之阳，用附子以助水中之阳，用干姜以温土中之阳，阳出则阴消，而寒饮之水自化，寒水犯中宫，上吐下泻为霍乱洞泄，干姜温中故主之。砂仁、白蔻、良姜亦治之，凡去寒必兼利水，以寒即水之气，去水即是去寒。大寒纽结作痛，阳气不通，用乌头、细辛、川椒、小茴、吴茱萸助肾阳，兼达肝阳，阳气畅则寒散痛止。四肢逆冷者，由于肾阳不达，附子温水中之阳，故治之。故纸温肾但能温敛而不伸达，故但治腰痛而不治手足逆冷。肉桂本木火之气，大辛入下焦，火交于水则阳生，而寒水自化，故肾气丸用桂附温补坎阳，以化气行水，寒在腰肾精冷者宜之。寒在膀胱，水停不化，名曰蓄水，用苓泽以利之，而尤必用桂枝以宣

水中之阳，五苓散是也。乌药色紫入血分，又气温入肝，肝主血室，故乌药入血室以散寒。

《本经》言治膀胱肾间冷气，即指血室中之冷气也。凝血作痛用艾叶，亦是入血室也。寒水凌心，必用

桂枝、远志、公丁香，以宣心阳。寒挟肝风则生

蛔虫，侮脾土则用川椒、姜附以温肝。若硫黄石中之液，而能然，是水中火也。其味酸，是得木味水中之阳，发则生木，故味酸而能燃。是为水中之火，为温下焦肝肾之猛药。天生黄，生于云南，下有硫黄，上有温泉，泉气熏岩，结成天生黄。真水中之阳气所化，纯而不燥，然人之阳气上达则归于肺，天生黄生在岩上，故为温肺妙药，不得作硫黄本性论也。夫热药具辛味者，虽大温犹不至烈以得木性，而未得木味，非纯于生火之性，故不烈惟温而味酸。则既得木性又得木味，纯于生火，故性烈，硫黄砒石是也。

\x 问曰：\x 病有上热下寒，外热内寒，当用何药？

\x 答曰：\x 此以在下在内之寒为主，用姜桂附而兼胆汁、人尿、麦冬、牛膝等以抑之使下。

\x 问曰：\x 病有内热外寒，下热上寒，又当用何药？

\x 答曰：\x 此以在下在内之热为主，用苓

连知柏而兼生姜、桂枝、薄荷、荆芥、葱白以引之使上，要在用药之妙，未可责效于一药已也。

\x 问曰：\x 五行惟土主湿，李东垣重脾胃，专于燥土去湿。而仲景治太阴不专用燥药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东垣知己成之湿，而不知湿何由生，则以为土不治水也。岂知湿者土之本气，先要解

得土字，然后解得湿字。金木水火各居四方，而土属中央。中者，四方之所交央者，阴阳之所会，诗夜未央，言天未明，是阴未会于阳之义。鸳鸯鸟不独宿，字从鸯，取阴阳交会之义。盖阴阳二字，双声合为一音，即央字也。土居中央者，是阴阳相交而化成。盖水以火交，遇木则腐而成土，遇金则化而归土，故河图之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，土居五行之末，犹能旺于四季。盖水火木金交合而成土也，故土于四季皆旺。夫五行名为土，是就其形论；六气名为湿，是就其气论。气之所以湿，亦只是水火木金交妒而成，未有腐质金含水润，故皆能生土生湿。究竟金木之气交少，而水火之气交多。夫火不蒸水，则为寒水，非湿也。水不濡火，则为烈火，亦非湿也。譬如甑中有米，无火以蒸之，则不湿；无水以濡之，亦不湿。必水火相交，而后成为湿矣。长夏之时，湿气用事，正阴阳交妒之时，水火相蒸之候。故当夏月，墙壁皆湿，而人之湿病多感于此，人之脾土本天之湿气，为心火肾水交会而成。能化物运四脏，皆功在湿也。胃以燥纳谷，全借脾之湿以濡之，而始能化。脾生油膜，上腹中之物既化为汁，则引入油膜，达于各脏，而充周身。长膏油主润泽，皆其湿之功用也。顾脾气不及则为燥，而太过又反病湿，所以《内经》言脾主湿，又言脾恶湿。故凡湿病皆以治脾为主，水火相蒸为湿，故湿之为病，水火兼具。治湿之药，其性皆平，正是水火兼能治之也。茯苓、

扁豆、苡仁，其味皆淡，是为利湿正药，湿甚则土困，故利湿即能健脾。莲米、芡实，微甘而涩，能收湿气，故健脾。白术有油，以补脾之膏油，而油又不粘米，故能利水。气香温亦主利水，又能升发，使脾土之气上达，故白术为补脾正药。苍术气温而烈，故带燥性，补胃不补脾，且色苍，得木之性，更能疏泄，为治寒湿之品。夫湿兼水化，水化有余，为湿兼寒，病则腹胀，溏泻。花椒辛温以散寒湿，能杀湿化之虫。吴茱辛烈，去湿尤速。白蔻、干姜等，皆治寒湿，吞酸、吐酸有二病。一是寒湿，宜吴茱、苍术、桂枝、生姜，一是热湿，宜黄连、黄柏、黄芩、石决明、青皮、胆草等药。微加吴茱、花椒，以反佐之。夫酸者，湿所化也，湿挟热而化酸。如夏月肉汤，经宿则酸；有冰养之，则不酸。麦麸发热，则成醋而酸。皆是以热蒸湿而酸也。故黄连等苦燥之品，正治其热化之湿。其一是寒湿，又如菜入坛腌则化为酸，是为寒化之湿，吴茱等辛燥之品，正治其寒化之湿。湿注于脚，则为香港脚肿病，西医言

香港脚病，其尿必酸，知是湿也。凡香港脚，寒湿者多，宜以温药为主，再加木瓜、苡仁、牛膝

为引导，所以利脚下之湿也。然而香港脚亦有系热湿者，宜防己、黄柏、苍术、木通、胆草等

苦降之品治之。湿积于脾，则腹中胀，久则水多为臌，宜逐其水，甘遂、大戟、芫花、牵牛功力峻猛，随用大枣、参、术、甘草以补脾土去其太过，又恐损其不足也。脾停饮食，则湿不化，宜神曲以散湿，枳壳、陈皮、木香行气以行湿。夫水火交而为湿土，人身之脾应之。白术温而有汁，正是水火相交之物，故正补脾经。黄精甘平有汁液，得水火气交之平，故正补脾经。山药有质色白，故补脾之火以补湿。苍术有汁而味烈，则扶脾之火以燥湿。赤石脂，土之质也，能燥湿。橘朴、槟榔之去湿，以木疏土也。桑皮、蒺藜之利湿，以金行水也。湿溢于腠理则肿，桑皮象人之膜故治之。防己中空，纹如车轮，能外行腠理、内行三焦，能通水气。木通中空与防己同，味苦泄，故均为行湿之要药。腰脚之湿，土茯苓、萆、威灵仙、苡仁，凡利降者皆治之。再宜随寒热加减，湿蒸皮肤为发黄，宜茵陈、秦皮、益母草以散兼利者治之，膀胱不利，宜泽泻、车前、昆布、海藻诸物，多生水石间，故化膀胱之水，此清火利水，为治湿之法。湿与热蒸，则为暑。各书论暑，不知暑之原，而分阴暑、阳暑，与中热、中寒热无异，非暑之实义也。陈修园以暑为热，而不知热合湿乃为暑。月令云土润溽暑，惟其润溽，然后成暑。故治暑者，必兼湿热二字，乃为得宜。夏秋瘟疫痢症皆感于暑，即湿热也。此断不可用燥药，燥则壅湿而不流；又不可用表药，用表则发热而湿蒸。唯一味清利，六一散虽轻，为清热利湿之正药。黄连苦能泻热，又能燥湿，亦为去暑之正药。伤暑发热，宜香薷以散皮肤之湿热。暑变瘟疫，石膏、黄连为主。已有专书，未能枚举，总之不可发表，但宜泻热利湿。伤暑变痢，不可发汗，更不可利水，但宜清热而湿自化，黄连、黄芩为主。伤暑变疟，贵于散湿清热，三焦膀胱之小便清则疟自除，土茯苓、猪苓、葛根、独活散湿，以治太阳膀胱；黄芩、鳖甲、青皮、胆草清热，以利少阳三焦，两腑兼治为宜。痰疟是湿积而成，常山苗能透达以吐之。疟母是痰与血合，鳖甲、牡蛎、山甲能破之，此湿之兼证也，未能尽详。又如五加皮引治皮肤，五苓散用桂枝以治寒湿，五淋汤用山栀以治热湿，

要之湿为脾所司。脾之膏油连焦膜而彻内外，以达膀胱，所以治湿兼治各处。究湿之水火合化者也，故有寒热二证。

<目录>卷下

<篇名>卷下三

内容：\x 问曰：\x 水火合化为湿之说，唐宋后无此论，今虽明明指示，然犹未有物以验之，恐终不足信世也。

\x 答曰：\x 此不难辨，譬有咸鱼一条，天气晴久，变而作雨，则咸鱼必先发湿，咸鱼中之盐即水也。其发湿者，天热逼之，则水来交于火，以济其亢旱也。又如有干茶叶，一经火烘，即行回润，是茶叶中原具润汁。但火不烘则不发润，一遇火烘即发润，此又是火交于水，即化为湿之一验。

\x 问曰：\x 六气有火热，又有燥气，时医于三者往往混同无别。今请问燥之分别，与治燥之药？

\x 答曰：\x 三者各别，未可并论，今子所问燥与火热回殊。盖燥与湿对，湿为水火相交而化

者也，燥者水火不交之气也。火不蒸水则云雨不生，水不济火则露泽不降，而燥于是乎成矣。水不润，则木气不滋而草木黄落；火不蒸，则土气不发，而膏脉枯竭。究水火之所以不交，由于金性之收，收止水火，各返本宅，故神曰蓐收。令司秋月，草木枯槁，土泉涸竭，是为燥金用事之验也。人秉燥金之气者，为阳明经属胃与大肠。胃虽属土而以燥为主，故与大肠统成燥金，金收而水火不交，是为燥，则燥者，水火消耗之气也。肠胃所以化饮食，皆以其燥能消耗之也。燥化不足则不消水，为呕吐、泄利，用半夏、陈皮、白术为主。吴萸亦辛燥，熟于九月正得燥金之气，故去水饮以燥胜湿也。苍术正燥胃土；KT 仁辛涩正入大肠；草果燥烈，消瓜果之湿积。然比皆燥气不足之湿病也，若燥之正病，则皆属燥气有余。盖有津液则不燥，无津液则燥，仲景以存津液为主，正以治燥，其有火不蒸水而津液不升。如五苓散之有口渴证，宜用桂枝，理中汤之有口渴证，宜用干姜，肾气丸之治下消证，宜用桂附。大便寒结者，用当归之温润，用巴豆之辛润，皆是治火不蒸水之燥。西医用蓖麻油通大肠，亦是温润之法，皆治寒燥者也。此证最少，惟火燥之证最多。水不濡火，则成火燥，血液不流于下，则肠中干枯、膈食不下、粪如羊屎。宜黑豆、脂麻、肉苁蓉、当归、麻仁、生地、山药生液以润之。水津不腾于上，口干、肺萎、痰郁、咳逆，宜阿胶、贝母、麦冬、紫菀、瓜霜、百合、白蜜、燕

以其体甚高，又属气分，阳津易达而阴液难到也，麦冬、天冬、当归、人参以治之。燥甚口渴，花粉、粉葛、盐梅皆润生津。火太甚有燥屎，急下之，用芒硝以润涤，用大黄以攻利，此其攻下正是救津液，有津液则不燥矣。世人但知下火，而不知是存津液正是救燥，然下之又能亡津液，故又有戒下者。他如噤口痢，津液不升，故不纳谷，西医言是肠胃

发炎，久则腐烂。按此正是水不濡火之极致，宜以黄连、生地为主，以白菊、花粉、黄芩为佐。又阴吹有燥屎，猪膏发煎，亦是润肠之义，风能胜湿，风伤血则筋燥，玉竹、当归为主。

小便燥涩，前仁、滑石、冬葵子、苁蓉以滑利之。妇人子脏干燥，

可借用地黄汤。心中乏液则烦，轻则柏子仁、枣仁以润之，重则鸡子黄、阿胶以润之。《内经》云肾恶燥，肾精不足宜枸杞、菟丝、熟地、龟胶、阿胶，又小便自利大便反硬者，仲景用附子、白术，又是以火蒸水，通致津液之法。总之燥是水火不交之耗气也，故有寒燥、有热燥，而热燥尤多，则以其火就燥故也。

\x 问曰：\x 火热二者，几不可别，而《内经》以火属少阳，以热属少阴，治火治热用药当如

何分别？

\x 答曰：\x 此不可辨，有如夏月天气亢阳，烈日当空，挥汗淋漓，此为热，乃天之阳也。

有如燔柴炙炭，势若燎原，此为火，乃地之阳也。少阴心肾，系人之坎离，虽心属于火，亦如天之有日，积阳而成，非若丽本则明之火，故少阴不名为火，而名热气者，从其本于天之阳名之也。此气虽属于心，实根于肾，乃肾命门坎水中之一阳，交于心而成此热气，故中心烦热。仲景用黄连阿胶鸡子黄汤，阿胶得阿井伏流之水，性能伏水中之阳；黄连大寒得水之性，故去热；鸡子黄滋补心液。三味乃填离清坎之药，故治心内之热。栀子苦寒，有皮隔象心包。内之子赤，正属心之色。其花白色，当属肺金。结子成赤，当属心火。是为从肺入心，正治心中烦热之药。《内经》言心为君主，而肺为相傅之官，以制节心君之太过。栀子花白子赤，正是以肺金而归制心火者也。故仲景治心中懊，必用栀子淡豆豉汤。豆为肾之谷，蒸发为豉，能升肾中水阴，以降心中之热，观此则知少阴心肾均属热气，不作火论也。连翘有壳有子，亦似包与心中，气味轻清，为清热入心之品。莲心得坎水之气，上生于莲子心中，有似人之心中，故入心中清热。竹叶、寒水石、石膏均禀天水之寒气，故治一切热。地骨皮凌冬不凋，得水之阴，故治热。元参色黑，入肾治热。热与火不同，有如大黄，是治火之药，禀地气，入后天之血分者也。芒硝是治热之药，禀天水之气，入先天气分者也。紫雪丹不用大黄，而用石膏、芒硝、犀角、羚羊、寒水石、金箔，皆本天水之阴以清热也。牛黄清心丸有大黄入血分，有牛黄走膈膜，是入包络，则本地火之阴以泻火也。盖天之阳在空中，为热气附于木，则燃为火。人之阳在心中，亦为热附于血分，则归包络，合肝木而为火。

知此则知热与火有别，心肾阴虚则生热，天王补心丹用二冬、二地、丹麦、元参，皆是益水阴，其济心中之热。骨蒸盗汗痲蒸是水气外泄，阳越而热，非火也，宜清润收降，地骨皮、丹皮、知母、黄柏、冬桑叶、归胶、地黄、麦冬、元参皆益天水之阴，以清热也。知母叶至难死，拔之犹生，即此知其得水气多，故清气分之热。夫气属阳，血属阴，瘀血阻气则阳不入阴，亦蒸热汗出，宜破其血，使气得入于血中则不壅热。桃仁、丹皮、为主。仲景 虫丸、温经汤，皆主破血以通气，气通则热不蒸，此为治热之变法。诸疮尖起作脓，每每发热，乃是气来蒸血，气盛则血随气化，而成脓。如不发热，则气不盛，难于蒸脓，宜黄 桂附以补气，助其发热而血乃化，痘证亦然，观此则知热属气分，与火之属血分者不同，故藕汁、梨

汁、莱菔汁、西瓜、珍珠、水晶石、元精石、寒水石皆得水气以清热。

\x 问曰：\x 血属火，气属

水。今云热属气分，何以心主热气，而又能生血也哉？

\x 答曰：\x 心在人身，如天之有日，天阳

生地火，故阳隧取日而生火，则附于木。心经化液而生血，则归于肝，所以肝与包络胆均引相火，而少阴心与肾独主热气也。有相火助热之证，清用芩连，攻用硝黄，是治热兼治火也，有如夏既亢热，又添炉火之状。又有热助相火之证，如日晒火山，风扬炬焰之状，论证者当类推焉，夫以五脏论，则心属火，以六气论，则心肾均主阳热，而火当属之少阳，可分可合，总宜细辨。

\x 问曰：\x 天阳生地火，故心生包络之相火，包络之血下藏于肝，故肝寄相火，是木火一家

之义也。乃包络与肝，名厥阴经，统称风气，不称相火，而少阳胆与三焦独言火，君火、相火后世之说，与六气不合一气，治之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包络称相火，乃后世之说，非《内经》本

义。《内经》只言膻中者，臣使之官，喜乐出焉。谓相心布化，血脉畅则喜乐。凡人血足则不怯寒，可知血属热，气不專屬火，故肝与包络不称相火。惟包络与三焦通，故三焦之火能合于包络，肝与胆相连，故曰肝能化火。究竟火气全归于胆，乃是从木生出之火，胆系连肝膈，通膜网，即三焦也。胆火之化全在三焦，连网中往来，故胆与三焦同司相火。火逆呕苦，黄芩为正药，苦而绿色，故入胆也。柴胡得木气透达，使火不郁。荷叶亦能清散胆火，象震而味苦故也。青黛色青味苦，清三焦肝胆之火，质轻清，故治喉证。《内经》示二阴一阳结为喉痹，二阴是少阴，主热，一阳是少阳，主火热与火结，则为喉痹。故治喉症，总宜祛火而兼清热也。蓝叶治肝胆之火，较青黛之性略沉。海金沙子结叶间，如胆附肝之象，而味苦能清火，故为治砂淋等之要药。三焦与胆通，惟胆中相火结，三焦之水乃结，此药以结解结，故治之。五倍子亦子在叶间，而味带咸故润降，润祛肺之痰火。实亦清胆，以其子在叶间也。又清三焦，以三焦根于肾系，五倍子咸又能入肾故也。桑寄生附木而生，象胆附肝，味酸苦得木火之味，能清胆火，治风热筋脉结等症。胆通三焦之网膜，外连于筋，寄生如藤附木，象人之筋也。龙胆草苦而根多，故主降胆与三焦之火，胡黄连中空，与黄芩均能走膜中空窍，而味极苦，正治相火，故主癆蒸。此与黄连之苦不同，黄连得苦之正味，故入心泻热。胆草、胡黄连得苦兼酸之变味，故入肝胆及三焦。夏枯草正乘春少阳之气而生，至夏则枯，味亦苦，正清肝胆及三焦之火。瘰者，顶上筋脉之结也，此草蔓生，象人筋脉，质轻浮走上焦，故治颈上之结，又取自枯，有消耗之义。青蒿色青味苦，正枯肝胆之相火，其节中必生红虫，乃感风化而生之虫也，故青蒿为去风清热之药。人之癆虫，皆肝气相火相煽而生，假血以成质，故必骨蒸乃生癆虫。青蒿节以虫杀虫，消瘵去蒸，借虫以攻血，借风气以散郁火也。防己味似龙胆而中空，能通膜网故能清三焦相火，以利其水。栝蒌实子有油，而气烈，包有瓢而味苦，捣烂合用能解膈膜之痰火。山豆根色白味苦，入肺泻火，盖以金平木则火不上，而克金矣，故治喉痛。喉是少阴心与三焦之证，豆根治木火，是治三焦也。马齿苋

叶内有水银，得金水之性也，味酸气寒，故能清三焦之火以利水。鲤鱼胆、青鱼胆以类入肝胆，味苦，又生水中，正得水性，为治肝胆火之正药。故岩喉目，熊生于山，而毛兽乘风性，胆又极苦，故入肝胆清火而治喉目。地骨皮极浓象人膜，味苦气寒，故清三焦之火，三焦与胆同司相火，然三焦之根在肾，肾中阳气上通，亦以三焦为路道，故肾能移热于三焦。地骨皮入土极深，得土下泉水之气，故能清肾水中之热，能泻命门中热也。

<目录>卷下

<篇名>卷下四

内容：\x 问曰：\x 上言热与火异，

今言肾生之热亦合于三焦之火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此可分亦可合，非截然分隔也。天之阳可以助

地之火，地之火亦可以助天之阳，所以少阴之热可并于三焦肝胆，而三焦肝胆之火亦能入少阴心肾。故凡暑热瘟疫，皆感于天之热气者也，其初发热口渴，则但属热，用石膏等以清之，其后并于三焦胆火，入心包，则兼火，治宜牛黄、黄连、黄芩、黄柏、栀子、牛黄，系牛之病多生肝胆中，或生心膈间，或生角中，能自行吐出。盖火发于肝胆而走于膜膈，以达周身，故牛黄生无定处，皆是其膜膈中之火所生也。因火生痰结而为黄，是盖牛之痰积也，以牛之痰积治人之痰积，为同气相求以敌诱敌之妙剂。其黄由火而生，故成为火味而苦。火之所生者，土也，痰亦脾土所化，故结为黄，且气香，以其成于土，故色黄气香土成则火退，故用以退泻人身中之火气。香善走，故透达经络脏腑而无所不到。其祛痰者，火降则痰顺也。问曰：何以知牛黄是秉火之性而生？

\x 答曰：\x 牛有黄，用火烘之，牛前置水一盆，欲饮不得，则黄自吐出，因火之逼。思水而吐出，则如黄是火所生。

\x 问曰：\x 既系牛病，何以又为良药？答

曰：秉异气得间味，故灵变在牛，为病而以之治人，又为良药。如乳香、血竭是树脂外注，亦树病也，而即以为良药。僵蚕风死，乃虫病也，而亦为良药，总以气化相治，不可拘于形迹。

\x 问曰：\x 六淫外感之药，既得闻矣。而七情之病生于脏腑内者，药当如何？

\x 答曰：\x 上所论

之脏腑气化，

\x 问曰：\x 外感内伤古既分门，至今岂可缺。论七情内生之疾，用药自当有别，尚求一剖示之。

\x 答曰：\x 理只一贯，而病或百出，岂能屡陈。今子即请问，无已不得不举其大略也，可遵

丹溪之法分血气痰郁四字，以咳举之。然血气二者，予于卷首已详论矣，故吾不欲再议焉。

\x 问曰：\x 血气二者，虽前文已论，然前系通外感内伤而言。今单论内伤，则不得不

再详血

气，请再为弟子申论之。

\x 答曰：\x 血者，肾中之津液上于胃，与五谷所化之汁并腾于肺，以上

入心，化为赤色，即成血矣。心象离卦，汁液入心，象离内之阴爻；化为赤血，象离外之阳爻。故血者，阳中之阴，木交于火即化为血也。西医谓血有铁气，用铁酒补血。余按铁本水金之性，当属肾经。血有铁气，即是肾水交于火而为血也。然或水气交于心，而心火不能化之，则亦不能生血。故仲景复脉汤既用胶地以滋水，而又用桂枝以助心火，洵得生血之法。西药用铁水，必造作酒服，亦以酒属阳，能助心火也。西医知其当然，但未明其所以然，今为指出血所生化之理，乃知当归正是补血药。其味辛温，火也；其汁油润，水也。一物而具二者，是水交于火所化之物也。恰与血之生化相同，故主补血。川芎辛温得火之气味而无汁液，故但能助火以行血，而不能生血也。地黄有汁液不辛温，故但能益水液滋血之源，而不能变化以成赤色，桂枝色赤入心助火，正是助其化赤之令。丹皮色赤味苦泻火，即能泻血。白芍味苦能泻血，其色白故又能行气分之水。红花色能生血，而味苦又能泻血。桃花红属血分，仁在核中，又象人心，味苦有竹气，是正入心中，能行血能生血。心中血液中含灵光，即神也。神为血乱，则癫狂乱语，以行气者入心导之。则远志、菖蒲麝香皆能开心窍，而丹皮、桃仁、干漆皆能去心血。又有痰迷心神者，不在此例。血竭乃树脂注结而成，气香散故能散结血。乳香、没药亦树脂，象人血又香散，故行血。蒲黄生于水中，其花黄色而香，是属气分不属血分也，其能止血者，盖以气行则血行。火交于水而化气，气着于物还为水，气行于血中而包乎血外，故行血赖于行气，而行气即是行水。白茅根利水行气，故能行血也。凡吐血必咳痰，痰为气分，盖必气逆水升，然后引出其血也。故用尖贝、杏仁降气行痰，气降则血降矣。气滞血瘀、寒热身疼，女子经闭不通，亦当行血中之气。香附、灵脂、元胡、郁金、川芎、乳香、降香为主，胎血下漏必先漏水，以其水气先行而后血行气，即水也。宜升麻、参以升补之。苕麻根以滋之，苕根汁本白而能转红色，故生血，是水交于火化血之义也。藕节亦然。藕生于水而上发花，花秉火色，是水上交于火之象。藕汁能转红色，又是火化为血之象。藕汁之气化与人血之气化相同，所以清火而化瘀血。盖清火之药是水交于火也，故能止血，芩连是矣。补火之药是火能化水也，故能行血，姜艾是矣。

\x 问曰：\x 发名血余，今拔其发根下微有白水而无血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此理最微，知发之生化

即知血之原委矣。人身之血由后天饮食之汁入心化赤，循冲任下入胞宫，与先天肾水相交，于是化而为精，由肾系入背脊，循行而上入脑，遂化为髓，以生骨，故人死皮肉化而骨不腐。盖皮肉或单秉气而生，则遇阴则化；或单秉血而生，则遇阳即化。惟骨由精髓而生，秉秉气血之全，故不腐化，所以补骨必补髓，而补髓又在补精。鹿茸为气血之最，强通肾脉，故补精髓以强骨。地黄、黄 气血双补，皆能化精以补髓也。牛骨髓、猪脊髓皆是以髓补髓。夫补髓先补精，精为气血所化。肾气丸、菟丝子等药皆气血双补，能化精者也，精化为髓，而脑髓中有寒，则用附子、细辛从督脉上脑以治之，由气分而入脑也。脑髓中有风有热，则用羚羊、犀角、吴萸、薄荷、荆芥、天麻、黄柏、青蒿、苍耳子以治之，从厥阴肝脉由血分而

上脑，此则脑髓之治法。吾子虽以治之，未问及。然髓是气血合化者，今与子论血合气之理，故并论之。髓中藏精主记事，心神上合于髓精乃能知识用事。故髓气不清则神亦乱，癡狂其多病此；髓不足则知识不强，治法可以上引经之药以类求之矣。夫骨秉气血二者，故不腐化，毛发亦入土不腐化。盖血生于后天，属任脉，下交胞宫，合气化精则生髓。若夫气则生于先天，肾中者也。气生于先天，属肾脉，下交胞宫，合血变精达于冲任二脉。化而上行，循经脉，则绕唇而生须。充皮毛，则生周身之毛。随太阳经上头，则生头发。应肝之部位，则生腋下前后阴之毛。人之面部、额上属肺，目属肝，眉居目上，正当肝肺交界处。肝主血，肺主气，血气相交，是以生眉毛。总见毛发者，血随气化之物也，故发名血余，以其秉血而生也。拔其发根，下只有白水，水者气也，是气化其血之验也。然则毛发亦秉气血之全，故不腐化，制发为药，可以补血，以其为血之余也。又能利下水，以其为气所化也。《本经》言仍自还神，化此四字，无人能解。不知神者，心所司，谓发之性能还于心为神，复能化血以下交于水，相为循环也。草木亦然。阳木遇阴则化，阴木遇阳则化。惟棕象人之毛发，亦入土不腐化。盖草木亦有气血，秉天者为气，秉地者为血。棕象毛发而秉草木气血之全，阴阳合化之所生，故不腐化。且棕之性与发略同，功能利水又能止血，此可知血气相合之理矣。其他治血化气之药，皆可从此类推。

\x 问曰：\x 人参、黄 之补气，卷首已明言矣。而茯苓亦云化气，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气者，水中

之阳。人饮水得肾阳化之，则水质下行而气上升。茯苓秉土之精而味淡利水，水行则气升，且下有茯苓、上有威喜芝，乃茯苓苗在松巅上，与茯苓悬绝，而茯苓虽在土中，其气自能贯之。茯苓之气所以能上升也，所以性能化气者，此也。然滋生元气，不如人参。扶达元气，不如黄 也。

\x 问曰：\x 经云状火食气，少火生气，此又何说？

\x 答曰：\x 气者，水所化而复还为水，

上退场门鼻为津，外出皮毛为汗，下出二便为液。设火太甚伤其津液，则失其冲和。则气虚而

喘，五味、麦冬以润之，气泄而盗汗，生地、丹皮、浮麦、地骨皮、龙骨以清敛之；气滞便涩，肉苁蓉、当归、火麻仁、杏仁以滑之。且如肾阳有余，阴气不能蓄之，则喘咳虚劳之证作，非大滋其阴不可。故用熟地、龟板、元参等以水配火，不使状火食气，斯气纳矣。凡入饮水入胃，渗入三焦膜中，而下入膀胱。命门之真火，所从胞室，蒸动膀胱之水，而气于是乎出。此真火随气上行，其路道即在焦膜之中，遇水所过，火即蒸之，皆化为气，以充周身，故年少气盛者，其小便少水皆化而为气故也。此真火不寒不烈，故称少火，乃人身生气之源，观仲景八味丸独以肾气名之。盖有桂附又有萸地，阴中之阳诚为少火生气之方。桂枝化气，亦是此理。故只温而不烈，色黑入肾，正能生气，桂附性烈，须济以阴药。然使其人本有阴寒，则又须桂附纯阳之品，乃能化之也。又凡气上脱者，则喘促，属阴虚，宜滋阴以敛真火。气下脱者，则汗泄大小便不禁，属阳虚，宜补火，以收元气。然无论阴阳，皆当利水，水化则气生，火交于水，则气化。知乎此者，可以探造化之微。

<目录>卷下

<篇名>卷下五

内容：\x 问曰：\x 伤风亦有痰，伤寒亦有痰。何以先生论痰归入内伤门哉？

\x 答曰：\x 痰由所饮之水不

化而生，是在身肉者也，故归入内伤门。

\x 问曰：\x 各书有云半夏治逆痰，苡仁治流痰，生姜治

寒痰，黄芩治热痰，南星治风痰，花粉治酒痰。名色之多，几于无病不有痰者，此何说也？

\x 答曰：\x 此说诚然，但论痰者，当详痰之原耳。盖痰即水也，水即气之所化也，无

一病不关于

气，故无一病而不有痰。气寒则为寒痰，清而不稠，古名为饮，今混称痰。乃火不化水，停而为饮者也，以补火为主。干姜补脾火，是以土治水，附子补命门真火，是以火化水；茯苓利水，半夏降水，此皆为水饮正治之法。水停为积，先宜攻之，甘遂、大戟、芫花行水最速，下后则当补养，以大枣、白术、甘草培其土为主。酒者，气化之水也。饮酒者每生热痰，盖酒属阳气，诸熏蒸津液而为痰。人之脏热者，多因酒生热痰也，皆宜知母、射干、硼砂、花粉以清利之。其脏寒者，水不化气而停饮，宜砂仁、白蔻、芫花、茯苓以温利之。饮酒亦有停为冷痰而作痛者，治法亦如是。下寒上热，下之水不化则反上，而上之热又熏之则凝痰，此宜以桂附苓半为主，略加苓麦为辅也。痰结心膈之间，则非牛黄不能透达。栝蒌仁以润降痰。尖贝母色白气平，形尖而利，故降肺以祛痰。南星辛散，能散风，故祛风痰。然风有寒热二证，故草味苦根降，亦云治风痰，是治热以去痰，与南星正相对待。礞石坠降，必用火硝过，其性始发，乃能降痰，性烈而速，燥降之品也。化红皮树生青礞石山上，大得礞石之气，且苦辛散降功甚，陈皮凡行气之药，皆能行痰。总见痰是气不化之所生，药味尚多，未能枚举。

\x 问曰：\x 郁之为病，丹溪分为六郁何也？

\x 答曰：\x 此本《内经》，非丹溪所分也。然内结之郁，

是咳六气，合气血论。丹溪之郁既列于六气之外，则当单就血分论，取其与痰相对也。痰是气不化，郁是血不和。盖血和则肝气舒畅，而不忧抑。逍遥散为治郁良方，能和血以达肝气也。归脾汤治女子不得隐曲，用远志、木香以行气，又用当归、龙眼以生血，是治心脾之血以开郁也。郁金子能解诸郁，实则行血，血凝则气不散，故散血即是散气。郁金逐血之力甚大，用盘盛牲血，以郁金末注之，其血即分开走四面，可见其逐血之力矣。观郁金之治郁，即知郁者气聚于血中也。症瘕血痛必用香附、荔枝、槟榔、茴香、橘核纯是入血分以散气。莪术尤能破血中之气，故积聚通用之。若三积色白入气分，则破积之用不如莪术。凡积皆是血中气滞，故行气用沉香、槟榔；而行血兼用当归、川芎；血结则为寒，肉桂、艾叶以温之；气洁则为火，黄连黄芩以清之。故破积，古方多是寒热互用，以两行其血气也。血不滞则气不郁矣。或偏于寒，或偏于热，或偏血分，或偏气分，又在医者审处焉。

\x 问曰：\x 《神农本经》药分上、中、下三品共三百六十种，以应周天之数，历代增

入至《纲

目》千有余种，《本草从新》又有增益。此卷所论，或遗本经之药，或取方外之谈，或及西法，或采新药，不拘一例，得毋混淆。

\x 答曰：\x 此为辨药之真性起见，凡显然易明，确切不移，精妙无比者，一一论定，使人知此理，则真知此药，并可以用知别药。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古今本草已言之义，既赅举而无遗。且兼西人格致之学，以解灵素不传之秘，而西药之得失，亦可举此以订证焉。虽此卷非本草专书，而本草之精义皆具于此矣。

\x 问曰：\x 本草如《纲目》、《求真》、《钩元》、《集解》、《百种》、《三法》等书，世所尚矣。先生论药，谓各书皆未尽善。然则各书可废乎？

\x 答曰：\x 不然，各有优劣，但当弃短取长，毋得一切废黜。徐氏《本草百种》尤精密，然如人参、黄亦乏精义，但其书大纯小疵，未可执此而斥其纰缪也。《三注》亦切实，然尚未到化境。《纲目》泛而无当，然考药之形象，与所产之地亦足取焉。《求真》、《钩元》等书敷衍旧说，可探无多，鄙意自谓，此卷论药性极真。举此义以较论各书，则弃取从心，自不迷眩，非欲废各书而独行己说也，愿天下操术留心者共订证焉。

人身小天地，气血分阴阳。内外失调摄，偏胜则为殃。轩岐大圣人，悯民恒如伤。坐朝论治理，剖悉及毫芒。五行兼六气，肺腑暨肝肠。寿世而寿民，道如日月光。神农鞭草木，三百味亲尝，拈药治诸病，真能起膏盲，后世增多品，苦口未居良。长沙太守起，谨遵汤液方。上采轩黄奥，入室升其堂。以下名贤辈，纷纷逮汉唐。言多而道晦，聚讼各称强。千虑或一得，米粟杂秕糠。天彭容川子，报国以文章。杏苑探花手，余技及长桑。读书破万卷，灵素熟胸藏。着论满其家，高希仲景张。新成药问答，阐发更精详。包罗天地气，名言至理长。读之开茅塞，可登斯民康。映雪高声诵，字字发奇香。